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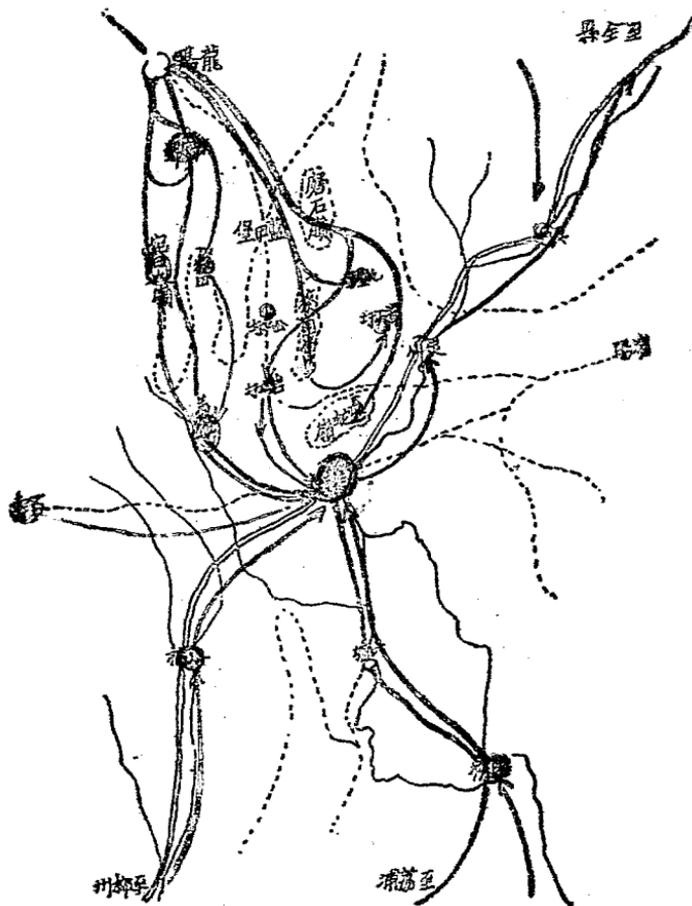


打關利之門

桂林血戰實錄

李宗仁

桂林血戰形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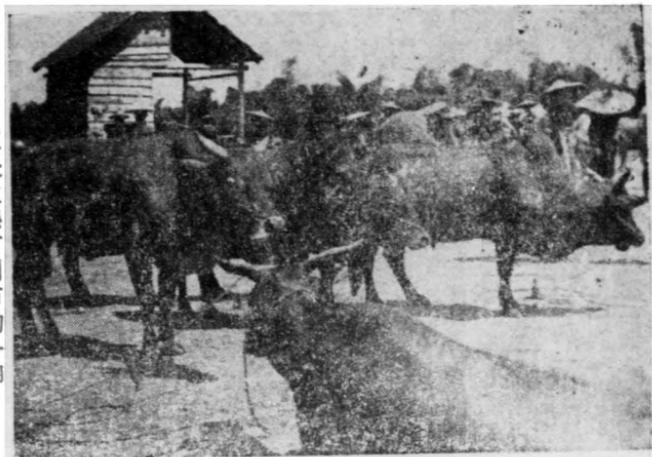


3 0538 995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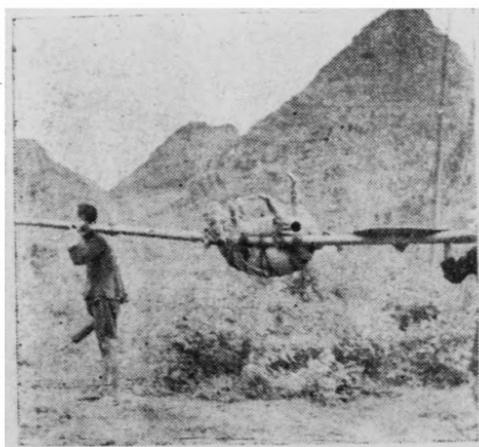
朋友您到過桂林嗎？這突兀崢嶸的峯巒，是桂林特有的風景線。可是那峯巒背後「山水甲天下」的名城，已經是一片廢墟了。



從桂林向東北望去，那崢嶸起伏的所在，曾經洒遍了我們民族戰士的鮮血，那鮮血洗淨了秀麗的河山。



這是火線下鬧市的一角，離敵人的哨兵也不過三千公尺。每三天一集，各貨，如日用品，糧食等，還有牲口。它是趙子龍懷中的阿斗，戰士們不讓它受敵人半點傷害。



把豬抬起來，心裏充滿喜悅。不是「趕場」去，而是抬到桂林的廢墟中，獻給打跑了敵人的英勇戰士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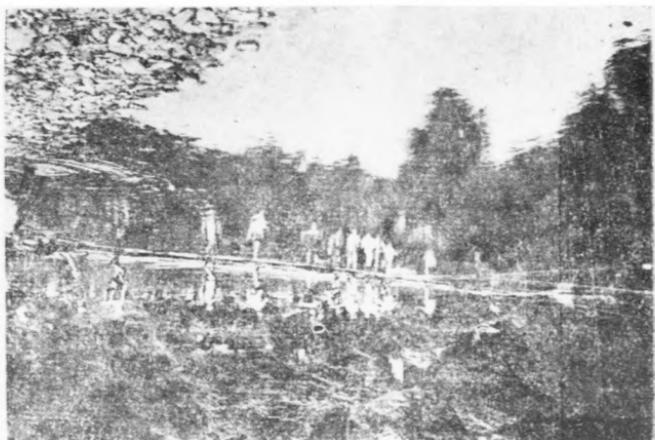
桂林光復了，可是桂林已經不在了，現在僅留下一個廢墟，來供我們憑弔。



這是一幅敵人在省府前面正陽門繪的宣傳壁畫——「中日合作共存共榮」，這個「合作」與「共榮」的結果，留給桂林的是一片焦土。



我們英勇的工兵冒着敵人的砲火，架起浮橋，讓戰士們悄悄的通過，到對岸去，消滅那邊的敵人。



這衣衫襤褸的一羣，是戰場上的第二號英雄，用他們的鐵肩，把軍糧，把彈藥，送到火線上去。

桂林血戰實錄

目 錄

湯司令官題字

李軍長題字

徐鑄成先生序言

桂林會戰概迹

桂北收復區

向柳州前進

由柳州到桂林

桂北烽火線上

桂林的毀滅

廖儀珍的故事

久助和馬

火線下的鬧市

長蛇嶺半月戰鬥記

九十四軍的歷史·戰績·人物

戈衍楛 一

戈衍楛 四

黃立文 八

戈衍楛 十三

楊 魁 十七

戈衍楛 五七

黃立文 六〇

子 江 六六

黃立文 六八

饒啓堯團長 七〇

章繩治 八二

桂林血戰實錄

二

百戰功高的李軍長……

楊 魁 八五

封面及漫畫插圖……

壹天野

編後話……

壹野

•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雙十節初版 •

血的史詩

湯恩伯題



鷹越武烈

舟越芳



序言

抗戰勝利了。但有些人認爲，我們這次勝得很微幸。這種觀念，老實說，這次世界大戰，沒有一國能徵幸淪勝；勝利，都是血肉堆成的。譬如蘇聯的勝利，關鍵在史達林格勒的苦戰。美國更不用說，珊瑚海，中途島，菲律賓，菲律賓，硫磺、琉球、以及北非、義大利和西歐的登陸，打的都是硬仗。英國最初的處境甚苦，但終於在敦克爾刻之役和「英倫之戰」咬住了牙，埃爾阿拉敏一戰奠定了反敗爲勝的基礎。

我們中國呢，八年來一直就沒有鬆過氣。我們的國力絕對劣勢，但始終堅韌戰鬥，如淞滬之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豫鄂會戰，以及長沙幾次的大戰，都創造了不朽的戰績。在並世諸國中，能咬牙苦撐八年而不搖不撼的，能有幾個？特別像我們那樣本來既貧且弱的國家，能夠支持苦戰如此長久，由常理推測，幾乎是不可想像的。

但我們終於苦熬過這漫長的歲月，而且終於勝利了。領袖賢明的領導，全國上下堅強的信念，尤其千萬國軍流血捐軀前仆後繼的鬥志，決定了我們的最後必勝。

我們承認，沒有盟軍的加速進攻，沒有蘇聯參戰，沒有原子彈，勝利不會那麼快。但根本上我們也要認清，勝利的基礎是我們自己奠定的。盟國勝利了，要是我們自己站不住，挺不起，那裏會有今天的勝利！今天我們慶祝勝利，決不能忘掉緬北和黔桂反攻的兩幕。新六軍新一軍戰士們在原始的野人山中進軍，與敵人搏鬥，與瘴癘毒蟲猛獸搏鬥，艱苦的經歷，



可以說是歷史空前。滇西戰士的飛渡怒江，也歷盡了艱險苦難。無論從戰績和對全局的貢獻說，這一戰，實可媲美史城之戰和南太平洋攻略戰而無愧色。今春桂北的反攻，是我們裏面目反攻的序幕，我甫經整編的勁旅，白直黔南指桂柳，切斷它的「大陸走廊」，紛粹它在大陸最後掙扎的企圖。這一戰，可以說是我們勝利的「催生針」，而我戰士的旺盛戰志和成仁取義捨身爲國的精神，也特別有強烈的表現。

收復區的同胞，幾年來在水深火熱中苦熬苦守。今天勝利了，都熱切要明瞭後方的情形，要探究勝利的因素。因爲八年來，雖然必勝的信念都和後方同胞一樣，但在敵偽的封鎖麻醉宣傳下，勝利過程，真相難明。每一個收復區同胞，腦子裏都留有一片空白要填補。

這一本書，是桂北反攻的實錄，我們幾位英勇的同學，曾冒險隨軍前進，而真實地描述了這一幕壯烈的戰史。我深深相信，他們在百忙中急於出版這本書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幫忙收復區同胞填補這一片空白，使大家明瞭：我們的勝利，決非倖致。勝利會經過這樣艱苦的催生。

勝利以後，大家當然要集中心力於建國。這工作，也許比抗戰更困難，工業化，民主化，都非一朝一夕能徵幸達成。最重要的，我們應始終維持臨戰的精神，以無比的信念和決心，埋頭前進。這一點，我們必須向戰士們學習。那麼讀這本書，不僅是回顧，也可以看到光明的展望了。

十月一日寫於上海大公報

桂林會戰概述

戈衍棟

這次桂林的克復，是我們抗戰史上反守爲攻，轉敗爲勝的轉捩點。勝利之門已經敞開了，全國軍民應響應這次勝利的號召，邁開大步，挺起胸膛，向勝利之途前進，擴展我們的勝利，發揚我們的勝利，勝利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利劍，惟有勝利才能獲得我們應得的一切——榮譽幸福與自由。反之，一切是沉淪沒落，乃至滅絕。在這次會戰中我們已吮到了勝利的甘味，我在戰地已經將那細心的咀嚼過了，不是溫馨，而是健旺，不是徒然的愉快，而是實實在在的興奮與刺激，可惜我不是會頌揚勝利的詩人，也不是酷愛酒與女人和戰爭的英雄，我不能融匯了我的情感，來描繪這次戰爭的始末，秋雨梧桐，風飄蠟燭，我還看着着我們的一幅規復桂林塗滿了箭頭的地圖，來作一次概述好了。

一、戰前敵我態勢

敵人於去冬竊據桂林以後，東下柳邕，北竄龍勝，桂林城郊原有我軍築就之防禦工事，敵人稍加修葺，即可使用（記者於桂林克復後，第三日進城猶見此種工事泰半完整，守軍撤退時曾云「工事盡燬」，實屬謠報）於是其防禦桂林，已不復在近郊作工，將主要據點安置於桂穗路上。其防守兵力有獨立八八旅團，一三師團，五八師團，第三師團，四十師團，一一六師師團之各一部，共計約一萬五千人，其主力在桂林之東北兩面，良以我軍既下柳邕，敵人大陸交通之洪夢已經粉碎，且桂柳之間，無險可守，桂穗路上山嶺重疊，易守難攻，敵人守住東北兩面，尚可俾望逃生，不然我大軍，自北壓來，切斷湘桂鐵路，敵人就最恐從龍虎關逃走，也不可能了；敵人防禦主力現在東北兩面，我們要想攻克桂林，亦必須先將其主力擊

潰，所以我們的攻擊，也是以東北面為主，西南面輔之，担任東北面攻擊的是九十四軍。

二、鉗形進攻的外圍戰

九十四軍沿桂穗路南下，另以二十軍爲其右翼，二十六軍爲其左翼，西南方面，以二十九軍沿鐵路進兵，七十一軍之九十一師出擊荔浦陽朔，這一個大的鉗形攻勢是很有力量的，上月十三日攻擊開始，在北路方面，大小戰鬥有十餘次，其最著者有丁嶺界，宛田村，磨石嶺，蔡崗界，岩山圩，長蛇嶺，義寧諸役，其中尤以長蛇嶺最爲激烈，西南方面，廿九軍在永福與潯鑾戰一週，而九十一師當面陽朔之爭奪，亦屬可歌可泣，蓋以陽朔山形奇特，岩洞甚多，頑抗之敵，甚且有戕至一兵一卒，而仍遁避洞中，頑抗不屈者，迨我北面克復義寧，西面克復永福，南面克復陽朔，外圍之鉗形攻勢於以告成。

三、分進合擊的大會師

敵人防禦主力尙屬着重外圍，外圍方面我軍之鉗形攻勢既已成功，其城郊防禦即已癱軟，於是分軍進擊，向桂林會師，廿九軍會以一日行軍九十里之速度，追擊敵人，桂林將軍橋附近稍遇抵抗，即以四營兵力入城，而這時九十四軍早已住到北極殿了，九十一師也在陽朔方面沿公路趕來，廿軍自百壽趕來，先遣團一部也進入城內，廿六軍則移兵東指靈川，對敵後予以嚴重威脅。此種分進合擊的大會師，各部協調，及任務之劃分，極爲重要，不然時易引起誤會，幸湯司令官於事前指示甚詳，故攻佔桂林時，各軍秩序良好，我軍進城是廿七日晚，殘敵完全肅清已經是廿八日中午了。

據計這次桂林的克復，兵員死傷最多的是九十四軍，其次爲九十一師，再其次爲廿九軍，敵人的死傷約計有五千人，虜獲最多的也是九十四軍。可見付之代價最多的，收穫也一定大。

四、會戰的檢討

這次會戰的勝利有其因素，主要的是整軍工作已收實效，火力的加強姑且不論，在精神實已給予一般部隊以莫大鼓舞，因為已經獲得美械的部隊，有了他的優越感，覺得非打一次勝仗無以對國家統帥與盟方，而沒有獲得美裝的部隊，則打算在這次會戰中多賣一點力氣，以好的表現來爭取美裝，於是三軍奮勇，個個爭先。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主攻部隊九十四軍，於作戰開始，就確定了越點攻擊的戰術，因為敵人的防禦工事是極有組織的，如果我們逐點消耗了更多的兵力，至其主陣地就攻撼不動了，那不是很大的損失嗎？越點攻擊的成功，是這次攻克桂林在戰術上優秀的成就，此外制空權在我們手裏，給予這次的攻擊助力不少。

另外我們自己認為不甚滿意的地方，是外勤工作還須加強，前方糧彈時感缺乏，不是沒有，而是運輸不上去，不是大家有意遲緩，而是事前準備不過，還有士兵訓練不夠，美裝沒有全部完成，也增加了作戰的不少困難，例如九十四軍在衝鋒的時候沒有刺刀，很多弟兄死在敵人的戰刀之下，假如弟兄們有刺刀的話，衝鋒就更易奏效了。地方上的民衆對國軍的幫助也不够，因為廣西偏處西南，地方觀念太重，國家觀念對消了很多，作地方官吏的人，如何誘導民衆之愛鄉觀念，擴展為愛國觀念，是今後應當注意的，蓋非如此不能構成整個國防之有機體。

桂林的克復，還有一值得稱道的，是邊陲克復的，湯司令官於發動攻勢時，即嚴令各部限七月底，攻克桂林，果然他們於滿限前三天克復了，這對於統帥威信，及士氣信心都是有益處的，桂林克復，迫進湘粵，使整個西南形勢為之一變，下廣州，取長沙，一般人都覺得不難了，都覺得有把握了，所以我認為這次桂林的克復，是已將勝利之門打開，勝利消息，是將在我們在桂林一度整頓後，紛至沓來的。

九，五於桂林南郊崇信村

桂北收復區

戈行棣

雖獨山過上下司，到六寨走入廣西境界，途中的殘破現象，更甚於黔南，惟有公路兩旁的樹木整齊。專行樹蔭裏，使人不無清新之感，也正因為樹木的清新鬱茂，愈顯得斷壁殘垣的淒涼。六寨那個鎮上沒有幾間完整的房舍，回來的居民，多搭起席棚，過其慘淡歲月。稻田都已插秧了，可是一般的也是缺少雨水。

南丹畸形的繁榮着，廣州灣偷運來海味及敵貨多在這裏成交，頗像前二三年廣東的沙坪。油魚前些天只有六七萬元一石，現在才漲到十數萬元，公路上的那個大街，被敵人破壞的最慘，只有衛生隊和湖南會館還剩幾間房子，城裏情形稍好，大概是因舊房子疏落的關係，廣西很多城市，都是城裏沒有商店，而在城外有墟，行政人員及紳士住在城裏，留城外一片地作為商人的交易所，所以買賣東西，不在城裏。南丹是很典型的，城裏有些大房子，中間還有些小漢子，雜以大樹新林，頗稱清幽可愛。所謂墟上則人烟稠密，嘈雜忙亂不堪，被破壞的那條公路大街，現在依然是商賈雲集之區。破碎的房舍中，又驟然增加了人口，所以到處人滿，而大小便則在每家的破房後星拋雲撒，令人踏腳不下。盛暑時期，衛生不堪設想。那慶天的一條街上沒有一家有廁所，湖南會館善後救濟總署黔南主任辦事處南丹分處也沒有廁所。高主任文伯前到南丹，曾與縣府籌商建立公廁，用費是與縣府平均擔任。但是縣府說是「無錢」，到現在還沒有辦成。辦事處將計畫獨資建立一個示範公廁，作為提倡。可是特察里在城廂區公所對門正在興建，最近可望成功。

在南丹的醫養衛生機關有三，個一個是內政部衛生署的疫防隊，一個是紅十字會的醫療隊，還有一個

是公證救護隊，三個機關統由救濟總署南丹分處指揮。該處動員三機關的人員，出資五百萬元，在衛生院舊址，成立醫院之所，有病床三十，已開始收容患病難胞，關於難胞救濟，該處登記者有三百餘人，而每日前往就醫者僅百五十人左右，於是該處於試辦粥廠之後，根據調查改發每人每日食米一斤，其能自力謀生不往就醫者，就粥米均無了。發米處所有二，一在城區，一在小場（即火車站附近），收容所在城廂區公所內。有難胞七十餘人，半數以上是病人，供給食宿以外，還有兩次豆粉吃。善後救濟總署楊專員以外，還有浙大新畢業的兩個學生在那裏主持。開飯時我們會往那裏參觀，大體還可吃飽。

南丹地方人士會向救署請求設法貸給耕牛，但需要數量始終未查出，所以事就擱起來，可是市面上每天宰牛兩三隻，據說所宰者均為老牛病牛，是否如此？也無人認真查考也。

河池比南丹被敵人破壞得更徹底，可惜我們過河池時沒有下車。救濟總署以戰後農村復興，磚瓦大量需要，分別貸款四百萬元給河池南丹兩縣成立磚瓦廠製造磚瓦，供給修建之用，大山塘汽車殘骸比獨山更多，癱爛路旁，無人收斂，狀至難看。金城江還有些零亂機器及鉛塊等堆積着。抗戰初期政府曾提倡人民搜集碎銅爛鐵獻給國家，現在這些東西爲什麼不好好的收拾起來呢？

過三門江後，田就有些荒蕪着，沒有耕種的原因是敵人宜山爲柳州外圍，這裏又是宜山的外圍，敵人在它的外圍線上活動較多。懷遠被敵人破壞得也很厲害，那座大鐵橋，像遭受了腰斬的巨象，分作兩段躺在河裏。宜山留下的房子較多，但多已門窗破爛，室頂洞穿，空有外形，不能居住。總之，桂北公路兩側房舍，無間城鄉，完好的很少。我們很可以從這一帶收復區，想像到將來各地收復區的情景。敵人於撤退時所加諸中國人民的災害，更甚於進攻的時刻。這筆血債，將不是可以用數目字提出來要求償還的。

宜山三十一鎮，沒有一個地方沒到過敵人，全縣被燬房屋有二三十萬棟，被殺耕牛有十五萬頭，可是地方武力在敵人嚴密控制下一天天的成長，給敵人的打擊也愈多，使它不得一夕之安枕，不能架設一條超過

十里路的電話線，淪陷整整七個月的時間內（去年十一月到今年六月十四日），他們共得到敵人戰利品有一萬七千餘件（包括輕重武器及公文）。「七七」那天縣府作了一次戰利品展覽會，現在那些東西已經送省，全省民衆抗戰的成績，也將要舉行展覽。全縣城鄉的房子也沒有了門窗，但是可以做門睡覺，小偷極少，原因是老百姓多數有槍。現全縣登記報告的有四萬枝，據估計至少要有十萬枝，現在治安雖然不差，但是民間藏槍太多，在建設時期是不甚好的。這些槍的來源，一部分是奪自敵人，也有一部分是國軍遺落的。政府似應認真調查，切實掌握。將來一切收復區內民間槍枝問題處理是應當注意的。宜山淪陷時，縣城裏還有三千多民衆，據說多爲外省人，僑維持會長是陳逆始一（宜山人，曾任某中學校長）現在已被押在縣府裏。地方上這一類的小漢奸怎樣處理？政府似亦應早作指示。

外省人因爲言語不通，地理不熟，在宜山附近殉難者，據估計約有三萬人，這個數目甚可驚。地方民衆因爲地理熟有組織，雖與敵週旋，死傷倒較少。敵人在宜山沒有佔了甚麼便宜去，據肅縣長語記者，敵人死在宜山的恐在萬人左右。

宜山的街道在桂北各地還算最整齊，市面也一天天的繁榮起來，可是有的庭院或僻靜的地方，依然草蒿數尺，使人不無淒涼之感。在初收復的時期，因爲籌碼沒有，金價僅三萬餘元，那時正是渝筑等地金價突破二十萬的時候，現在已漲到十三萬元，中央銀行即將在宜山復業。這裏牛肉便宜，二百五十元一斤，米六十元一斤，一般說來，桂北初收復的地方，物價都不太貴，但稍久便又漲起來，現在全城江南丹的物價已和獨山差不多了。

文化食糧在收復區內極缺，詩作家胡危舟，於宜山克復後兩週在宜山出版油印報紙「光報」，每日印八百份，售價二十元，尙供不應求。他們正預備集資三百萬元加以擴充。因爲埋伏在地下黑暗角落裏的人，初獲光明與解放，他們是最需要一種新的文化食糧的。胡先生的「光報」，雖然是個小型報，而略調是

很正經的，所以在桂北附近幾縣裏是很吃得開叫得響的。而他本人自陷敵後，以至於重獲自由。宜山光復，所受的苦難，也不是一般人所可想像的。現在他們全家數口沒有一床棉絮，沒有一頂蚊帳，可是他還安費樂道，很勤勉的作自己崗位上的事，這是非常值得欽佩的，皇冕上放射光芒的月明珠，沒有螢火閃爍於人間的螢火可貴。

從宜山到柳州的坦途上，稻田也有些在荒蕪着，而已經插下去的秧子長得比較好，房舍破壞和宜山以上差不多。路軌及破壞後的車輛還在鐵路上。以前傳說敵人已將路軌拆走，顯見不確。記者到柳州後，即去兵站司令部，司令部派車送我們去看湯恩伯司令官。在兵站部的樓下，有兩處插着標誌，「此處有地雷，行人小心」。躡足走過，毛骨悚然。訪湯將軍後始知桂林已於前二日克復，他們明晨即可派吉普車送第一批記者去桂林，我們還算正趕上。薄暮隨同業數人，巡視柳州南岸，房舍已燬十分之九。據說，江北岸稍好，尚幸存十分之二三。柳江碧澈如常，鐵橋殘墩屹立江心。里許外仍可望見，惟兩岸被毀之房舍，如骷髏羅列，似在對江流控訴着冤狀。明晨我們就去桂林了，聽說敵人對桂林破壞更慘，而且自二塘起即埋伏地雷，直至市區各地，我們的掃雷車已經開去。桂柳是怎樣克復的？容再續報。（七月二十九日晚寄）

向柳州前進

黃立文

院子裏的馬催我們走了，雨還下得很大。

副團長楊沛霖，少校參謀王嘉，我和翻譯官周北江，美運絡官黎可里上尉，不假言笑的電報生基寶，大胖子弗林，以及在好萊塢環球公司當攝影師，混得頗有錢頭的綠蒂，紛紛跨上馬背，冒着大雨，向前去了。

弗林騎的是一匹南方產的灰色馬，這匹馬小而跳皮，他高大的身軀壓在上面，就像騎了一頭狼狗，兩個脚吊垂着，幾乎觸到了地面，搖呀擺呀的，好幾次要將他摔下來。而他自己，披着雨衣，戴了一頂「羅賓漢」式的帽子，不停地擠眉弄眼，扮着鬼臉，右手拿了一枝乾蘆葶，老是模擬擊劍的姿勢，引得大家都笑了。我騎的是一匹高大的白馬，選馬的時候爭先選得的，心裏很高興。誰知倒霉的是這匹馬驕屬優種馬之一，却是一匹母馬，肚裏還有孩子（走了五里路，王參謀才告訴我的）走起來慢吞吞。害得我常常喊他們：「等一等！等一等！我落伍了。」而且後面還隨着一匹小馬，寸步不離，小馬頸上的銅鈴，朗朗地響，初聽倒還有趣，聽慣了就索然無味。何況六七十里的旅程，這簡調的聲音老跟在後面，當然會使人生厭而至於發氣。

雨還是下得很大，下了十二天了，尙無晴意，悶得要命。起初，我們走的是鐵路，鐵路上梓樹的桠枝，碰了好多次額頭。馬走在路基上，又給枕木，鐵軌和亂堆起來的碎石踢痛了脚。有人提議要走鄉村大道。在鄉村大道上走了一段路，由於雨水過多，黃泥變得稀爛，馬蹄一陷進去就煞費工夫才拔得出來，使得末家都異常暴燥，駭馬又折回鐵路去。

經過洛溝（今日拂曉前才攻克的，是黔桂路上柳州宜山間的一個大站）沒有休息，人人都巴不得趕到長寧鄉。離長寧十華里，停下了，實在肚子餓得發慌不能不補充，不然，就再也走不動了。馬伏家了馬去。我，周北江，黎可里，弗林和一個小勤務，在村子裏一家僅剩下來的屋內生了火，一面燒水，一面出罐頭來在火上烤，準備過了時的午膳。這時候，副團長楊浦霖用小刀削去軍用電話線上的絕緣膠體，和住在長寧鄉的團部指揮所通了一次話，聽口氣，非常樂觀，內容我們可就不知道。等到吃完了的乾糧和咖啡，抽了幾枝烟，我們又再跨馬上路。

上了路，我一想，剛才他們打電話的神氣，一定我輩又大大推進了。於是，我喊周北江——因為離得相當遠，我要提高了嗓子。

「周翻譯官！周翻譯官！」

「哈囉！」

「我們今天可以到河西村了。」我說。

「河西村？」他不熟悉柳州，所以算了一句。

「唔！就是柳州城外的一個火車站，右面是揚州飛機場，左面對江是柳州西門。」因為我知道，同時覺得這判斷不會錯，心裏很興奮。

「不會吧！」

「你問問楊副團長！」我說。

「對！今天可以到河西村站了。」楊副團長不等我們問他，就插了進來。

「G. K.」周北江無意地擦了一下手裏的鞭子，他騎的那匹馬着了痛，便潑潑地向前奔跑起來。聽了有四五十公尺，才將馬帶住。

到了長寧鄉。長寧鄉還沒有居民，房子大半都已破爛，祇有一部份參加昨晚由背後冒雨突襲洛滿的弟兄們在街上休息，他們堆了熊熊的大火來烘衣服和軍毯。看見楊副團長來了，都紛紛向我們讓座。因為急於要找何團附，我們沒有坐下就蹙進一條小巷去了。

會到了何團附，知道河西村確實可以去，不過恐怕路上的敵人還未完全肅清，危險在所不免。我們在那裏吃了一杯茶，又匆匆出來，要在天黑前趕到河西村。在鐵路邊，我突然發覺了一部搖車，大約是黔桂路局遺下來的。下馬一看，左邊的搖桿已經沒有了，座位也崩了四份之一，主動齒輪還很好，就是牽引輪鬆得利害。我立刻向他們提議，坐搖車去。唯一的理由是快。第一個熱烈響應我底提議的，當然是大胖子弗林，他那匹馬也給他吃够苦頭了；其餘的人，覺得這玩意兒新鮮，也不願反對。請了幾位士兵來幫忙，大家一齊動手，將搖車搬上了鐵軌，他們就想坐上去——因為他們不知道這車子有毛病。我將他們趕了下來，去找了一柄刺刀和一柄鶴嘴斧，動手修理。沒有適當的修機工具，祇好修到認為路上不會出毛病的那種程度就算了。等我一放下東西，他們都先各自據了座位，我祇好危立在搖車的踏板上。黎可里和王嘉，周北江和弗林，分兩頭握着搖桿，用力搖起來，車輪一滑動，順着坡道的傾斜，車子就向前疾奔，毫不費力的跑了三公里，三公里的順斜的走完，車子就不肯動了。我下來推了一下，他們在上面一用力，又緩緩地向前進。

當我們的車子慢慢地走的時候，突然，槍聲響了，由疎疎落落而麻密起來。顯然是日本人的三八式步槍向我們射擊，但發聲的地方很遠，我們懶得理它，依舊若無其事地搖着自己鈞車子。

槍聲追蹤着我們，流彈從兩旁掠過，甚覺因為不習慣，臉色漸漸蒼白起來，縮在車角不說話。站在旁邊的勤務——小鬼李總棟，是一個湖南娃子，扮了一個鬼臉頓着脚向他嘲笑。（在楊團長面前，不敢十分放肆）左手牢牢抓坐位的橫欄，以免掉到車子外面。但，無論他抓得怎麼緊，却真的掉下來，摔在路軌旁的

碎石上了。我用力一踏，將車剎停，跳下來攙他。原來他胸前中了一顆流彈，後腦壳因從車上摔下來，已經撞破，流出白腦漿！死了。死了，弗林畫了十字，我們將他的屍體挪上車，放在腳底，繼續趕我們的路。隨着一個新的斜坡，車子又狂奔起來，將由對岸射來的槍聲拋開了。

眼前展開了一片平原，新的天地在落日的餘輝下照得血紅。抬頭一望，我看見一座巍峨而又親切的山，在遠處蹲伏着。

「馬鞍山！馬鞍山！到柳州了。」我的心壓制不住，悸動得很利害，八年來，從未有過的興奮燃燒得我的面臉發燙。他們順着我的手所指點的方向看過去，也狂叫起來。

「站住！」從暗處擲來一組粗厲嚇人的吶喊。給這一喝，我們的車子停住了。站在灌木叢的崗衛上的哨兵看清楚是楊沛霖，趕快跑過來敬禮和報告，說這裏已是河西村，再也不能搖車前進，離此五華里，是一座破了的橋樑，橋樑那邊就是敵人了。還在說話，對面橫過去通到村子上的黃泥小道上來了一高一矮兩個人，細看，是劉團長和軍部唐部附，他們接到何團附的電話，知道我們來了，特地出來歡迎。晚上，我就睡在劉團長的房裏，雖經過一天的疲勞，但總不能合眼，槍砲聲和軍用電話機，響徹一夜。

一夜，這一夜多麼長啊！

天亮了，柳州也天亮了。但，柳州的天亮在正午 早上，柳州的天空佈滿了雲，日本人的掩護部隊還未完全殲滅。經過我們插進去的五路兵——由阿西村渡江到白露窰，由文筆鄉湧入鵝村，由鷄喇衝進太平街，由窰埠強渡鷓鴣堆和由成團直薄谷埠街，像五支鋒利的匕首，將敵人攪亂了，殺完了。

找了四條船，中午，北門還有槍聲，我們渡河到城裏去。一脚踏上西門街，西門街的老百姓在門口擺滿了茶和稀飯，歡迎我們。不好却他們的盛情，祇好喝一點，喝了一家又一家，一碗又一碗，弄得肚子漲起來，越來越難過，結果差不多捧了肚子走路。

一位老婦人迎面走來，在我身邊站住了，兩眼盯住我，很引起我的注意。她那看來遲鈍，還滿含光輝的眼睛很是溫暖。盯注了我好一會，終於流出眼淚來了，眼水像新鑿的石油井，拼命噴湧出來，弄得我真明其妙。

「伯母！什麼？」我忍不住了。

「……」她搖搖頭。

「究竟有什麼冤屈呀？」

「……」她搖搖頭。

「你說呀！」我發急了。

「不！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我更加奇怪了。

「你……」她……回來了。「她祇說了這句話。

「是……我的大衣的鈕釦都回來了。」我對他說——用對小孩子的態度。是的，我很了解她這句話的意義，我完全懂得是什麼一回事了。

離開了這個老婦人，我們到街上西處繞了一個圈子，街上已經成了十足的廢墟，頹牆倒在馬路中心；饑餓死，被槍斃和被輪流強姦而絕了氣的屍骸，有的還在滴鮮血，有的白骨頭已經從發脹，鑽動着蛆虫的屍肉上露出來。

站立於這使人心寒的街道上，無意中，我看見遠處有斗大的四個字「日·華·親·善·」

啊！這就是「親善」

阿門！

由柳州到桂林

戈衍棟

我們是七月二十九日趕到柳州的，次日美司令官派吉普車一輛，送我們第一批記者去桂林，同行者四人，有國際宣傳處攝影記者李欽瑞，安力生（美籍），中央製片廠記者趙克駿，車子是下午一時離開柳州的司機是一位瘦長的盟友，可以說幾句簡單的中國話。柳州七月的天氣，十分悶熱，他赤着膊，穿一條破短褲，露着兩排肋骨。

沒有開車以前，湯司令官即接到桂林「陰雲四合」的電報，我們想途中或不至太熱，因為筑柳間幾天的，接熱吃土，使我們有點怕了。走十多里，在荒涼的路上，已經見到了點點的雨漬，迎面吹來了的風，也覺得涼爽得多，於是我們斷定今天是有一段輪的旅程；果然越走土地越濕潤，天空裏也罩起了一層薄雲，驕陽隱去，路不揚塵，我們的車子以每小時四十公里的速度，向桂林馳去。

渡過柳江，至雒容，公路的路軌也並未被敵拆毀，還是長蛇似的伏在陸基上，只是氣木已經有一點損壞了。雒容車站附近的房子多被燒，從雒容大橋上穿成裏，房子有很多是完整的。柳桂間這一帶小丘陵的平原，田疇是很平整的，不過靠近公路的多荒蕪着。的插過的早禾，已經在收割。公路上絕少車跡。鄉間的孩子多立在被敵焚毀的破屋前，看這輛飛馳的。美司機每次見到孩子們，就伸出大姆指向他們搖着，孩子們也伸出大姆指來，並報以「頂好，頂好！」於是美司機便裂開嘴巴一笑，有時也嗷嗷嘴，作個鬼臉，看樣子，他是已經近四十歲的人了，却還十足孩子氣。

雒容那個有兩千住戶的大鎮子，被敵人燒得很慘，現存的房子不到十分之一，可是在它們退走的以前，開始放火的時候，地方軍隊就向它們攻擊了，結果它們在這裏遺棄二三十具屍體，我們並函獲到一批文

件，內有焚毀鹿寨的計劃圖，圖中指定在某些地方放火。敵人這樣有計劃的破壞我們的鄉村和城鎮，是值得注意的。現存的一部房屋，還是我們將它趕走搶救出來的。我們想在鹿寨過夜，因為找不到較合適的住所，而且××軍×師已經向前推進，所以我們也只有趕往荔浦去。公路鐵路是在鹿寨分開走的，一趨東北，一趨東南。

過榴江沒有停車。途中雨更大了。高低不平失修公路上，還有積潦，輕車馳過，水花四濺，有時竟濺到車子裏邊來。這一帶平原上，溝渠小溪很多，橋已經架上便橋，有的還不會架起。吉普車確極輕便，很多小河，我們都是坐在車上涉過，車輪磨在河底約石子上，車子搖搖擺擺，這種既是坐車又像是坐船的風味，在我還是第一次體驗到。

經修仁趕到荔浦，已經是薄暮時分。離荔浦近一公里的地方，有敵人建築的一座大木橋，橋頭上有一「荔浦橋」昭和年月日建」等字樣。我們的車子是在這座橋上走過來的，據當地人說，這座橋是用的濕木料，敵人在撤退時，曾三次用材草來焚毀這座橋，都沒有映起來。

荔浦城也差不多被敵人燒光了，公園前還剩幾棟房子，第×師野戰醫院設在裏面，我們只有找到他們借宿，並藉機向任院負傷官兵致慰。在搖晃的油燈下，我看不清他們的面孔。他們的傷多是擲彈筒傷，步槍傷與刺刀傷，可以想見是經過了硬拚。

野戰醫院裏住着兩百多個傷兵，都是從馬嶺經陽朔白沙至金寶一線上負傷的，我看到他們，心裏非常興奮，迴想去年衡陽城破，湘桂轉進千數百里，只見難民，不見傷兵，現在不同了。

在官佐病室裏，我看到兩位負傷的官長，有一位睡熟了，醒着的一位是王北昭營長，他是吉林呼蘭人，軍校十三期，在攻擊陽朔的一個山坳負傷，那時候，他全營的第一連連長傷亡，二三連連長都負傷，他自己也在第一線上督戰，被敵人擲彈筒打傷，當時昏倒，傷在面部。滿嘴半寸長的黑鬚，在白紗布下，顯得

特別黑。他爲記者娓娓談這次戰鬥的經過，精神還很好，記者轉告他，湯司令官已準備派飛機來荔浦，接他們去後方療養，他很高興，並感謝國家待遇之厚。

荔浦的物價是很便宜的，前幾天米賣十八元一斤，最近才漲到二十五元一斤，雞蛋三十元一枚，比起八萬元一石米的貴陽來實在相差太遠了。

三十一日黎明一陣驟雨之後，我們繼續馳往桂林。公路

水很多，車子沙沙的馳過，讓水花四濺着

，打破雨後清晨的寂寞。雨斷斷續續的下着，飄到車子裏

了我們的衣帽，徒步走向桂林的弟兄們，雨衣不全，單衣黏在身上。還有「無言的戰友」——騾馬

。雖然是在雨中，還有時聞到路旁深草裏腐爛屍體的臭味

飛機每次開到就擺手搖頭。

陽朔近了，山勢漸趨奇突，孤立的峯巒間，都有很好的巨巖，民間的房舍，從車中看去，亦覺齊整寬大。這裏不僅風景優美，而且是物阜民殷，借乎我們因爲要趕往桂林，未得下車一遊，只是走馬看花，看得一個輪廓。陽朔城位於羣山中，公路兩端各有一個險要的埡口，敵人在埡口外架鐵絲網，作成了據守陽朔的堅強工事；而且四郊皆山，每山必有洞，在防守上給敵人很多方便，從馬嶺墟到陽朔白沙以至金寶，這一帶山地，是桂林以南天然的屏障，東依夾水附近每個山峯都可做一個天然的碉堡，峯峯牽制，極易構成縱深的防禦，從公路上過白沙，良豐以至桂林南郊，地勢平坦多了。近郊幾個孤立暴露的山峯，在今日空軍及地面火力壓迫之下，是不足防守桂林的。所以陽朔的爭奪，在我們這次反攻桂林南路戰事中最激烈，到良豐等地就沒有什麼戰事了。

陽朔全城建築，櫛比鱗次，整齊異常，爲從都勻經柳州到桂林交通線上最完整的城市，據說這個城市的保留，得力於攻城部隊的勇猛，他們攻入城內時，敵人還有新做成的四大鍋飯沒有吃，一部電話總機也沒有搬去。在狼狽慌忙中，敵人當然來不及放火。從這裏我們得一個經驗，要避免敵人對我淪陷區的大破

響，只有勇猛進攻，並施以迂回側襲，使它們不能作有計劃的撤退和破壞。

長豐被敵人燒了，廣西大學也付之一炬。二塘機場敵人埋伏地雷，已經掃除淨盡，我們的士兵在趕修機場，桂林克復後的第三天，飛機已可降落了。機場裏有些地方草深數尺，我們的車子十二時走到南郊赤土堡停下來，我們住在電工廠的一棟殘存的房子裏，兩在急驟的下着。吃過中飯，即驅車入城。將軍橋燒毀了，我們是在浮橋上過河的。桂林！我們又回來囉！可是桂林實際已經不存在了，廢墟上僅有一些士兵出入，百姓因為沒有住處，還少有人進城。在我們記憶中的桂林一切，均已化作烟燼。劉鄩再來，景物全非，使人悲噎到無法整理自己的思想。讓我告訴您吧，柳州已經够慘了，桂林比柳州還慘！（七月三十一日夜）

這是勝利前夕「血」和「火」的詩史

桂北烽火線上

楊 魁

一、桂林攻略的形勢

當記者在昆明的時候，桂北的軍事行動已經開始了；一般人想像桂林光復不會有怎樣艱苦的事。理由是敵人要放棄桂林的，是的，敵人要放棄桂林的，可是得我們硬着勁打，他才會跑，而且在當時的情形敵人正在加強對衡陽的防務，在目的未達到之前，他絕不會輕易放棄的。這是個鐵的事實，不論從軍事進展的情勢或敵俘的供狀都可以證明的。

據守桂林區域的是十三師團，五八師團，八八獨立旅團各一部，約一萬五千人。以十三師團爲主力，十三師團幾年來是以頑強耐戰的聲譽兒出現在中國各戰場上。

桂林攻守戰要幾個重要的戰役完全在桂北正面進行。這個區域西爲富嶺的餘脈，東接越城嶺，山勢險峻，交通梗阻，祇有的一條桂積公路已經在桂林失守前澈底的破壞了。米糧和彈藥着人力由越嶺的端縣通過山上的小路運送上來，天雨路滑，出險的事情時有所聞，幸而在戰事緊張的時候，美方空投了很多彈藥才使軍事得以順利之進展，待進出義寧峽川間地勢才早開朗，地面上奔馳的裝備相運送時，這是桂林特有的風景線，峯壑下有曲折幽深的石洞敵人便憑據石洞或頑強抵抗，戰事激烈的程度雖然比不得硫磺島，可是十分艱苦是想得到的。

主攻桂林的是九十四軍，這一支正在長成的新軍，在湘西之戰的時候會打得敵人落花流水，敵酋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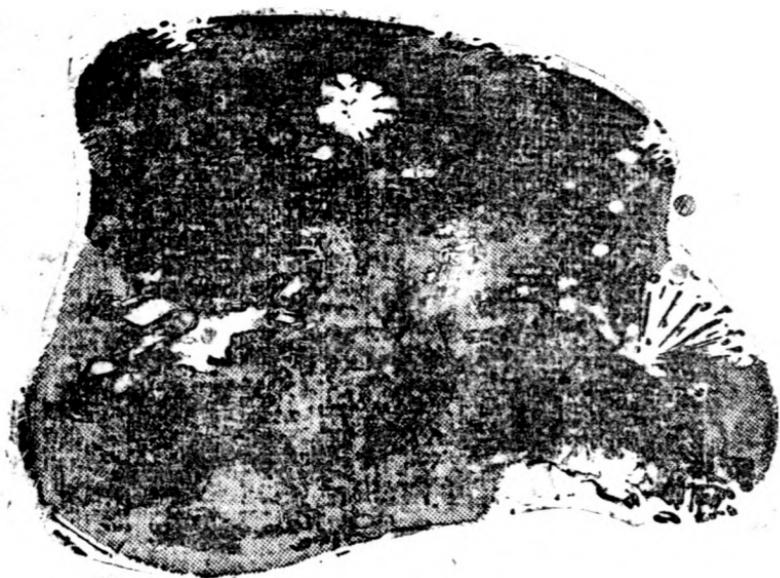
莫大的痛苦。丁嶺界戰役俘獲的文件中有敵旅團長訓令一則：「湯恩伯決戰切，牟廷芳主攻桂林不可輕敵」等語，可是這支軍若論新裝備是裝備未完，若說訓練是剛開始，而湘西之戰的傷亡還待補充，但全軍上下的鬥志和不可克服的信心是堅定的，士兵體力大半很健壯，而指揮官對戰略運用的卓越，行動的迅速，遂使出師半月，即下名城，敵方官兵大隊長中隊長以下被我殲滅的約三千七百餘人，建立勝利前夕不朽的偉蹟。也正是使成敵無條件投降的因素之一，國人該以敵人要放棄桂林的觀念而沖淡我勇忠戰士血肉換得的代價。

記者和戰士抱着同樣的信心出入在桂北烽火線上，當桂林攻克的第二日，滿懷着激憤和歡欣的情緒雜在勝利進軍的行列裏，這裏一些英勇事蹟都是我親眼見過或是戰士親口告訴我的。

二、打開了丁嶺界的天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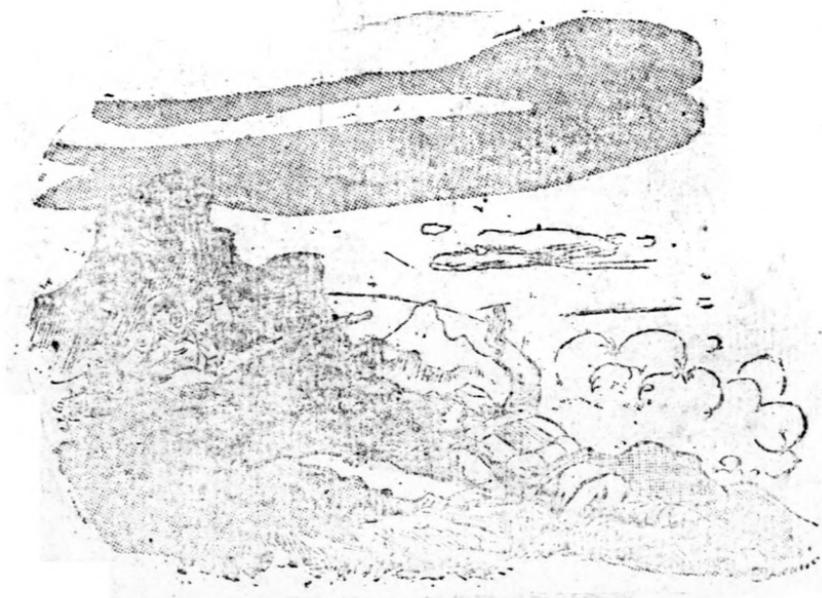
丁嶺界坐落在桂林東北的桂穗路上，沿公路計程約在七十五公里。幾個主峯環峙，關前月關等山，丁嶺界居中，桂穗公路逶迤於擊出的隘道中，由南折而西而北，這裏是湘桂交通的必經之路，也是桂林攻守戰的鎖鑰。去年十一月敵人自動退出龍勝後便開始構築工事。以佛子坳和金錢坳等為據點，工事的構造形同梅花，叫做梅花工事，雄峙於桂林的外圍防線，敵人倚為天險，也輕視我軍沒有這種攻堅的本事。

七月十二日夜我國三師黎國鈞率黑夜掩襲，哨枚急走，繞到敵人據點的後面和側翼。次日上午九時突然出現在丁嶺界的攻擊線上，一部進攻佛子坳，一部進攻廟坪，這時大霧垂山，霧籠罩着敵人的工事，我放列的砲兵向敵猛轟，但敵測困難無法壓制敵人的重火器，步兵前進受阻。午後再戰，攻擊廟坪的我軍先將廟坪右面的高地攻佔，敵人完全集中在左面珠寶坳的工事裏，山岩峭峭，攀登不易，戰事至傍晚始間歇。夜過天明，我對寶石均發動猛攻，以重火器和火箭砲掩護步兵衝鋒，山搖地動夾谷裏播送出沉鬱的回響。



敵我的手榴彈亂丟，丟過去未炸之前
手急眼快的又被對方投擲了回來。

驀地一個手榴彈打去，手榴彈並沒有炸，敵人却被嚇得向後一仰。



步兵配屬的六〇迫擊砲効力最大，打得敵人龜縮，有一彈正中敵人的重機槍巢裏，機體立刻變成了彈吧，我步兵一齊叫到『好』，一擁而上，接緊着一窩肉搏戰。這時槍聲完全停下了，祇有嗚嗚聲和手榴彈的爆炸聲，雜着尖銳的慘叫，受傷的人伴着死屍在打滾。敵軍個個隊長都拿着骨牌動戰刀格鬥，結集屍時葬在一顆手榴彈的煙塵裏。一個快腿的兵跑上真珠坳的最高峯，手持兩把膏藥旗交叉的搖了幾搖，黎國長說：『看！我們已經佔領真珠坳了』。殘敵反向北逃竄，混進了丁樹界。

廟坪攻克了，丁樹界却仍在盛裝中。丁樹界的工事以佛子坳為主眼，佛子坳一旦攻下，其餘據點自然瓦解。戰鬥開始第一日我已經將佛子坳的梅花工事攻下了三點，敵人退守主陣地裏頑強抵抗，堅固的砲台向我逆襲，我死傷三四十人，兩排長陣亡，但我始終堅守原陣地，並發動反逆襲攻擊。戰鬥表顯得真有些像瀝面之戰的松山，敵人非待我軍靠近工事的邊緣不肯輕放一槍，然後集中火力猛烈射擊。梅花工事的特點，就是交叉火力相互支援，子彈像雨點般的打在攻擊的隊伍裏，壓制得我軍無法抬頭，火力稍一停頓，我軍便躍進了幾步；最後，敵我相距也不過二三十公尺，雙方用手榴彈亂擲，山岩的石頭都炸開了花，丟過去的未炸之而手愈眼快地又被對方投擲了回來，一個手榴彈丟在我前排長的腳下，他一腳沒有站穩，用手丟掉，想丟出去，可惜遲了一秒鐘，作成轉身碎骨的慘局。

這樣激戰了一整天，僅僅拿下了一個據點，兩軍主攻的連長對着受難弟兄失聲而哭。

第三天我將作預備隊的一連生力軍趕上增援，固守據點所亦強進離火紅兩百公尺的地位。攻擊不得手，一個勇敢的士兵，匍匐地爬進敵人輕機槍的死角裏，接近了敵人的射擊手，轟地一響，手榴彈並沒有炸，敵人却被嚇得向後一仰，他趁勢上前奪過機槍，連槍帶人一直滾下。

一挺機關槍的火力息滅了，減輕了攻擊的壓迫，又是兩個勇敢的戰士出現了，他們兩人據點三十公尺附近，一砲正打進射擊孔裏，整個工事頂蓋被掀開了，工事裏面的敵人

存的肢體，我軍濺湧而上，一部份敵人仍倚靠殘破工事掙扎，手榴彈擲光了，投石頭，最後，來了。一個個強健的日本軍官握着把戰刀隱在工事的一角，向我衝進的士兵猛砍，我四名戰士就刀下，我一班長跳在敵人的身後，把他攔腰抱住，正面又飛來一脚，他倒下了，在一陣無情的刺，成了肉泥。

霧散了，白雲冉冉地升起，太陽露出臉來照着飄揚在丁嶺界主峯上的國旗，照着血染紅了的大地。

掃蕩戰仍在進行中。敵人落荒而逃，金錢坳等據點不攻自下，一部份殘敵沿桂穗公路南竄，我軍跟踪追擊，至宛園北的東長村附近，又與敵人接觸，殘敵無心戀戰，槍聲一起便風流雲散。敵大隊長帶兩名兵向西逃竄，追兵的脚步漸漸加緊了，他把鋼盔丟下了，戰刀也丟下了，最後跑到了絕路，三個相互抱在一起，一顆手榴彈從中間炸開，同歸於盡。

這是敵八八獨立族團的五二三大隊，號稱「山岳」大隊，結果全部葬身在丁嶺界的山岳裏。

三、宛田大嶺的酣鬥

就在攻擊了嶺界的同一天，我一二一師團和四三師團分頭由桂穗公路兩側山地迂迴至宛田村和惠元墟附近。謝團當晚奇襲攻佔宛田大嶺周圍一帶高地，敵人的交通和通信聯絡完全被截斷，次晨續向宛田大嶺搜索前進，少數守軍一經驅逐即逃竄而去。

宛田大嶺一帶山地論形勢來說是敵人的第二道防線，山勢如同馬蹄形向西展開，北為宛田大嶺和王能嶺，南為大王山，東側的弓形背上是冷水坪和大王山延伸過來的幾個山峯，以宛田大嶺為最高隔着中間橫貫公路和大王山對峙。一些較大的村落像宛田村，東長村都在義寧龍勝間的舊大路上。

我軍佔領宛田大嶺後，便向王能嶺以威力搜索前進，逼進敵人散兵陣地，同時我宛田大嶺上已經佈置

好了重機槍和迫擊砲陣地，以居高臨下的優勢向王能崙猛烈射擊，敵人連個招架的工夫也沒有。打得真起勁，站在旁邊的蔣譯官看得眼熱了，向機關槍射手說：『老鄉，讓我來練習打靶』，他裝過槍柄來對準獵物吐出了火舌，機關槍連長用望遠鏡給他數彈着點，政治部指導員修正偏差，一個敵人剛由樹後露出頭來，『拍拍拍……』連長說：『打中了一個，敵人仰面倒下去了。』『拍拍拍……』『又一個』，一排子彈打完了，成績可能是四個，他把槍柄交給了射手，擦擦汗向連長道謝說：『這是我生來第一件開心事』。

敵人再也潛伏不住了，開始向山下逃命，一股竄進山腳的叢林中，一股溜着山中流過的水溝奔向王能村，我軍便輕而易舉的佔了王能嶺，火力緊跟着敵人的腳後跟打轉，一顆迫擊砲彈正打在王能村的中間，接着又是幾顆，打出了一羣老百姓，倉皇逃避。我們心慈老總叫起來了！『打不得！』謝團長舉起了望遠鏡一瞧，命令着：『打！這是敵人！偽裝。』

我軍分頭掃蕩叢林並進擊大王嶺，第二日午前完全佔領大王山與王能村，敵人兵力單薄僅有微弱的抵抗，王能村裏我們奪獲了一大批戰利品，一挺重機槍，一大堆步槍並帶有刺刀，還拾得一把大尉的戰刀和一張大尉的照片，證明大尉可能被擊斃。

殘敵退據冷水坪，我一排突擊隊及踪道擊，冷水坪山雖不高，却巖巒聳立，西面是壁立的岩石，祇有北面較為迂緩有路可通，我突擊隊被敵誘至陣地附近遭敵火雨兩襲擊，犧牲了一大半，排長負傷被迫退回。

連着幾日的強行軍和東拖西扯的作戰，弄得人困馬乏，謝團長便收兵重新佈署陣勢，冷水坪的敵人得以殘喘。誰知這一着却遺下了禍根，後來成了敵人反攻的據點。

宛田大嶺戰鬥是由十九日敵人曾援反攻起才揭開，蓋自丁嶺界失陷後，敵酋驚慌失措，星夜由靈川桂

幾砲打出了一羣老百姓，倉皇逃
避，謝團長舉起望遠鏡一瞧，原來
是敵人的偽裝。



林之齡調派千餘人附山砲六門，增援宛田大嶺之線，是夜我哨兵疏忽失警，待發覺後，敵人已經摸進我方陣地了，即刻向我衝鋒。冷水坪的敵砲兵，對我陣地連續射擊，掩護步兵前進。這時天剛亮，我軍集中主力向敵壓制，敵人一排接一排猛衝，衝上一排倒下了又衝上一排，這種戰事充份的表示敵人的蠻勁來，守軍雖然是英勇但因為是輕裝部隊彈藥缺乏，手榴彈更少，步槍上又沒有刺刀（卒軍出發前第一二一師與第五師正在調換美式槍械，沒領到刺刀。）所仰仗的就是衝鋒槍，為數又不多，一排祇有兩枝，幸而在王能村會虜獲一批敵人帶有刺刀的步槍，這回到用上；敵人的手榴彈反格外充份，而配屬敵第一線步兵的直榴彈在短距離裏殺傷力很驚人。

晌午我軍支持不住，退下了山頭，和敵人隔着山坡對峙。敵人衝過來，我們還上一陣衝鋒槍；我們衝過去敵人報之以手榴彈，聯擊在景激烈的時候，李師長親臨前線督師，團和營的指揮所就緊貼在火線上，敵我反復衝鋒有十三次之多，我有一連，連長排長全體陣亡，另一連只剩下一個受傷的連長。一顆砲彈在團指揮所的前面開了花，幾個傳令兵從塵土中滾出來，在最緊張的一幕裏，敵人已經爬過了山頭，我第一連步兵死傷殆盡，眼看着陣地就要失守，這時一個老總穿起了四顆手榴彈，向來犯一夥敵兵擲去，敵人死傷了十幾名，我趁勢又衝過去。這個老總平常是個吊兒郎當的，幹什麼都不起勁，這回可出了風頭，現在已經升上士班長了。最後兩方各據宛田大嶺的一面，誰也上不去山頭，談話的聲音彼此聽得很清楚，敵人嗚着嗓子叫；

『重慶軍，川耗子，丟槍不殺！』

我們一個北方老總接了腔：『日本婊子，有種的你過來！』

黃昏，我側翼發現敵人陣角移動有撤退的模樣，謝團長立刻下令追擊，敵人果然向冷水坪和宛田村方面退去，我恢復了原陣地，在清掃戰場的時候，發現敵人遺屍七八十具，多半掩蓋着一層薄薄的土，有的



衝鋒號起了，衝鋒槍怒吼了，人們像失掉了
覺靈的一羣猛獸，忘記了世界，也忘記了他
自己，祇有潛在的意識在活動，向前衝。

露着一肢胳膊，有的還露着一條腿，一個交通壕裏屍屍滾滾，未掩埋的計數二十八具，每個屍身被砍掉了一個指頭或是一隻手。敵人半數換上了老百姓的衣服，有的只換上了一條褲子，完全是草鞋或布鞋，這也許是夜襲上的方便，輕傷的傷兵拖走了，血跡斑斑，重傷的拖不走便被敵人自己弄死，會遺棄步槍九枝。

次日拂曉敵人又猛烈反攻太王山，我守軍是殘缺的一連人，環攻的敵人竟有四五百，我兩排長一死一傷，陣勢被敵沖散，大王山失守。

是晚義寧敵又增援北上，謝團與易團正在交接陣地，敵人乘虛而入，宛田大嶺亦失守。我軍態勢漸形惡化，敵人有駭駭而下丁嶺界之勢，幸而李師長迅速的調整佈署，局勢才漸穩定。

這種態勢不利的形成，易團要負相當的責任，先是易團長帶領五連人繞到宛田與義寧間的惠元墟，驅逐了村中少數敵人，將惠元墟佔領並扼守隘路，敵人增援的兩縣兵車被打回了去，可是當晚漢奸帶領敵人由小路通過了封鎖線，易團並未查覺這是戰事失利的一着棋。在謝團受敵猛烈攻擊的時候，易團奉命增援夾擊，又遲遲不到，失掉了機動性，而且他「剛剛接手宛田大嶺的防地就被敵人佔領了。軍長焦心戰況，全夜不眠，兩個眼睛氣得冒火，嚴令易團長「待罪圖功」如再達不成任務則以軍法從事。易團長究竟沒有辜負長官的期望，後來連下三城，打下義寧是他，首先進入桂林的是他，攻克靈川的也是他。

四 磨石嶺的圍攻

磨石嶺是桂北戰事攻堅的另一面，這是軍主力的進出地區，軍軍出動的原定計劃是先以有力的部隊打開了嶺界，沿桂穗路進軍，主力却指向桂林靈川間地區，截斷敵人的交通線，然後渡漓水兩路包圍桂林，這是軍軍長和美聯組顧瑞芝上校共同會商的戰略。

七月十四日——丁嶺界戰鬥開始的第二日。我一二一師師先頭部隊和敵正面接觸，遂後我大兵團以強力將磨石嶺團圍住，並派兵向磨石嶺東南一帶突出地面島嶼式的石岩分頭進戰，同時第五師也趕到。攻打磨石嶺西南的蔡岡界馬場山等據點。我們原想以雷霆萬鈞之力一鼓而殲滅磨石嶺的敵人，這計劃大半成功了，磨石嶺周圍高地盡入我軍手中，敵退守高地，憑藉着居高臨下的優勢在山頭上死守，我們進攻了幾次均無進展。

敵人最怕的是衝鋒槍，每每打得他們抬不起頭來，他們對付我們的武器是手榴彈和尖銳刺耳的擲榴彈，而在我們進攻的時候九川山的敵砲兵又不時的用砲火壓制，阻止我們進攻。次日，我砲兵趕到，一砲砲打走了九川山的敵砲兵，磨石嶺的敵人也就變成了孤鬼。我方一個連長憤得日語向敵人招降說：『看我大軍雲集，磨石嶺你們是守不住的，急於投降，』敵人却用中文回答：『不要打啦，一兩天我們就走！』可是誰聽這個鬼話，當晚我又派兩連入夜襲，沒有成功。次日，我們便編了一組九人的突擊隊，由一個排長率領，帶着手榴彈和繩子，由高地西面的陡坡攀登，另一組由東面伴攻作策應，這一組探險家彼此牽扯着一個個的爬上了岩層，爬到了敵人陣地附近，正準備將鐵絲網被敵人發覺了，一排排長戰死，其餘的又祇好退下。祇剩下一個勇士潛伏在岩石後面，待敵人安睡下來，他偷回了排長的衝鋒槍，遂後又虛擲了一顆手榴彈，敵人以為我軍又來攻擊，無目標的亂打了一陣，他却帶着衝鋒槍安全的回來了。

兩個連長把情況報告給師長，朱師長氣得不得了，大罵怎能叫小鷄跳梁，他把指揮所更推進了一步帶着兩個連對高地詳細地偵查了一過，然後叫來昨晚夜襲的兩個連長，面授機宜，命令他們帶隊伍總攻，一鼓作氣，攻不下來就死在磨石嶺上。

衝鋒槍起了，衝鋒槍怒吼了，有的人倒下了，有的人跑了上去，顧不得腳下的屍身，顧不得受傷的夥伴，顧不得雙腳刺破了的雙腳，血和火在交流，草木土石隨着嘶殺聲在顫抖，人們做失掉了什麼的一羣

猛獸，忘記了世界，也忘記了他自己，祇有清涼的涼風在低語，閃閃的，磨石嶺的高地就是這樣佔領的。這是七月十六日的專。

磨石嶺是攻克了，可是怎樣掃清這一連串十幾里的石洞，不掃清石洞我大兵團便無法進出，這些石洞裏都是敵的自殺部隊，不斬盡殺絕就是個障礙。

朱師長一面在計劃掃清石洞，一面和饒國慶會商，派饒國強行通過封鎖線，迂迴到敵後，然後師主力再去接應，饒團在七月十八日佔領距桂林西北二十里的長蛇嶺，苦戰半月，造成了驚天地泣鬼神的戰績來，這是後話不提。

九川山的石洞是正當隘口的第一個，石洞面對着隘道左側的敵人堡壘，火力可以互相支援，山上又安置一架機關槍，掃蕩一開始我們便打下了敵人的機關槍，摧毀了敵人的堡壘。山上是我們，洞裏是敵人，我們便集中重武器打石洞。先用戰鬥槍攻打，威力不強，然後用機關槍縱成交叉的火網封鎖住洞口，把火箭筒拿到離洞口三十公尺的距離，一砲打了進去，這真厲害，敵人像被捉了老鴿的麻雀子，亂烘烘地跑了出來，經我機關槍一陣掃射又跑了回去，朱師長大叫：『急什麼，等他跑出來再打呀！』可是敵人却死也不肯出來，憑着怎樣打。這些石洞都是曲折幽深穴窟，火力無法直接命中，最後調過來山砲，用田地農人摔谷子的方木斗子作掩體，距離也不過二百公尺，祇聽噠噠噠噠地一聲接一聲岩石紛紛地落下，敵人還是出不來。

大家在搔頭傷腦筋，驀然有人提出了妙計，『用火燒呵！』於是集中了大批稻草並搜得很多的辣椒粉準備晚上通通地搬到洞口去，可惜天不作美，晚間大雨滂沱，這個計劃又歸於幻滅。

這時正是宛田大喜失利，第五師被阻於界，磨石嶺又陷於膠着，我軍全面受挫，戰事勢將進延下去，這時候要着主官的下一着棋了。

牟軍長便計劃變更新的部署，由兩翼包抄改爲集中主力實行中央突破，如果我軍能以迅速行動，出敵不意的攻入敵人腹地，敵人的陣勢必將大亂；然後以少數部隊收拾宛田，義寧，大軍直向桂林進出。當時美聯絡軍官顧瑞芝上校的見解，便有些出入，他主張不顧一切犧牲拿下宛田大嶺來，滅除軍的顧慮；然後大軍以壓倒的優勢進出靈川，液瀉水佔領桂林市東的峯山，和佔領長蛇嶺的饒團連成一氣，再由東北部敵人防務較輕的陣線上進攻桂林，敵人勢將被迫奪路逃竄，一鼓而殲滅之。他更特別指出桂林西南的防線非常堅固，那一帶山岩在桂林失守前國軍已經修成防禦工事了，他也是參與設計人之一，事後敵人又加強構築，我們若走那條路將遭受嚴重的傷亡，事倍而功半。

記者是吾人，當場，覺得兩方的意見都對，而且認爲顧上校的見解在戰略上更會有成就，後來牟軍長對記者釋明這個道理：中國士兵的素質較差，獨立作戰的機動性不夠，如果進入靈川後遭受敵人的反撲，我將陷入兵家所忌的「掛形」陣勢裏，而且山巒叢叢，糧彈補給又困難，空投不是可靠的，我們士兵除了背負行裝武器和基數的彈藥外還得背個砲彈，戰事曠日持久，於我將更不利。顧上校的戰略若能運用在美軍的戰場上，定會收得非常的戰果的。

事實上證明牟軍長的戰略是成功了，新的佈置後，鸞岩山圩一戰，敵人被逼退出了桂林。

五、烈火橫掃岩山圩

出動的前一天，朱師長下令部屬準備行裝，並揚言要直下潭下墟進攻桂林。一個營長報告說：「山路崎嶇，馬不能通行，請師長斟酌。」師長說：「我自然有路可通。」適逢其會那天有七八架飛機來，空投彈藥，看形勢即將出動攻擊。當晚朱師長却把陣地交代給第五師，帶着陶團扭過頭向公平墟進發。

天橋就在公平墟作，不動，晚間繼續前進，新月在薄薄地雲霧中時隱時現，大隊人馬沿着蔡崗界的山

脚下通過，山上敵人燈火明滅可見。

路上發現了敵人的一根電話線，通信兵把它剪斷了掛在自己的電話機上，搖了幾搖，想探測敵人伏兵的位置，沒有回響，原來是一根斷了還沒修復的線，便把它捲在空餘的線架上，繼續前進。

大軍順利的通過公正圩，路上沒有遇到一個敵人，敵人可能的都被吸引到磨石嶺的防線上了，這正是「明修棧道，暗度陳倉」。

大軍迫近岩山圩，一小股敵人據守仙娘廟高地，一經驅逐便退走了。這時約在下午夜的兩點鐘，團部就住在岩山圩，師部紮在村東五里的新寨，各連分頭住在周圍的高地上，祇派一營人向東警戒。朱師長剛要休息，電話鈴響了，陶團長報告說：「義寧敵人竄上了岩大山，搜索連在營未接收防地地前先行退下，敵人現正向岩山圩及仙娘廟高地攻擊。」這情形有點突然，他稍一沉吟便對着電話筒講道：「守住陣地，你能守住兩個鐘頭，我就有辦法。」

他的辦法就是擺空城計，把對東警戒的一營拉回來，跟他們快步趕到岩大山，向敵人反攻。他又把師部的團雜人員通通送上山去，就留他自己和一張地圖，一架電話機，衛士排在村裏負責警戒。

這時成立了兩個指揮所，師長所在地是一個，副師長和參謀長帶領師直屬部隊及美方聯絡軍官等在仙娘廟高地上另是一個。

師長還是不放心，又命令陶團長派人守住指揮所這團部的電話線；同時又告訴他寫一紙命傳給各層軍官簽名，死守各人的崗位，擅自移動者槍斃。

傳令兵拿着命令傳到各各角落，排長簽名，連長簽名，遇到班長也簽名。官兵上下祇有一條心——死也不讓敵人衝過來。

在團部祇剩下直屬部隊，戰砲連，特務排和一些雜役，老百姓的壽木擺在街口上作掩體，窗櫺門戶都

塞上了，牆上鑿出了射擊孔，文書老爺火快鎗拿起一桿槍，每個人守住一個角，准備巷戰。

敵人的攻勢非常凶猛，正面的一連人被敵沖散了，連長湊手不及被刺刀截中了後背，他滾下了山坡，挨了一石頭，敵人也就此衝到內線，混戰，每個山頭都送出來緊密的槍聲，榴榴彈尖叫地跳在屋瓦上一陣亂響；敵人的散兵有的竄到離圍部二百公尺的地方。

營長向團長緊急呼籲，團長很堅決的告訴他說：『死守，敵人衝到那裏就和他在那裏打，剩一個人也得守，我團長也准備死在這裏。』大家眼巴巴地盼望第三營增援上來。

第三營到了，營長帶兩連人殺進仙娘廟來，另一連人反攻岩大山，反攻岩大山的一連人創造了戰史上沒有過的記錄，他們擊斃了十八個敵人，擊傷了四個，自己一個沒有損失，這個受傷的也沒有。這個連長有名的叫小迫擊砲，他先把弟兄帶到岩大山的後側，就開了攻擊準備位置，然後集中全連的迫擊砲，對當前的高地一同轟擊，每砲發射五六發，最後一發剛炸開即刻衝上去，敵人來不及拾頭的時候衝鋒槍已經到了；打不死的祇有趕快逃命。一共五個相連的山頭，他們像趕羊一樣的把敵人趕過山來了。這時仙娘廟的陣勢也穩定了，我砲兵也重新開始活動，祇看岩大山上敵人亂滾，一個敵兵連槍帶人一齊滾入山谷裏。山坡上敵人遺屍十七具，還有四個重傷的。這羣憤怒的老總鑽了心，一個說：『不要痞口的？』一個就接着說：『槍斃了算啦！』營長救命來遲一步，四個鬼子已經作了槍下鬼了。

正像我們指推算就了的，大軍一到岩山圩敵人便慌了手脚，第二天拂曉又派一個加強的大隊來攻擊，據敵俘供說，這個大隊的任務是阻止我軍前進，掩護桂隴路上敵人撤退，並乘機搶奪我們的山砲，這一大隊分成三股，一股反攻岩大山，一股攻打仙娘廟搶奪山砲，一股向我陣地右翼迂迴想打開通靈川歸路，另有一分隊穿便衣到處騷擾，擾亂我軍心。

我大軍分頭迎擊，處處和敵人接戰攻下仙娘廟的一股來勢最猛，有一部一直衝進了砲兵觀測所，搶走



拿棺材作掩體，文書老爺伙夫
都拿起一桿槍，準備巷戰。



暮色中遙見烽火遍野，敵
人三三五五的在跳，在跑

丁一大批裝備，後來又被打下來了。這時我砲兵已經準備拆卸零件，幸而工兵連拚命抵阻，山砲才沒有被擄走，攻岩大山的一股約有兩個分隊也搶下了一個山頭，和我們在第二個山頭上對峙，雙方手榴彈都耗完了，丟石頭，日本人在叫：『啞！啞！啞！看手榴彈！』丟過來的丟石頭，我們也叫：『媽的，手榴彈來了！』丟過去的也是石頭。

便衣的一分隊被逼到隘路裏，和衝進我砲兵掘溝所裏的一股合流。

這股敵人被迫到仙娘廟到一個山裏，這個山的三面是梯形的石岩，很多大小洞相互溝通，中間是個大溝，曲折幽邃，深不可測，敵人在大洞兩傍的小洞裏架起機關槍，我先藉着火方保護，由右翼迂迴到洞口約一百公尺，敵人集中機關槍射擊壓制我軍靠近。我一排長帶着一名弟兄自己背起火筒打了三發，第三發正中在洞門上，轟的一聲，兩個敵人立刻滾出來了，一個腰帶皮帶斷了，兩條腿飛起了丈八高，我們周圍的人尖着嗓子「嘶殺」助威。連着打了十幾發，敵人的兩挺輕機槍停下了，跌到了稀落的步槍聲，我們的老總喊到：『讓他們歇歇氣！』『有種的出來幹！』日本人底氣沒有種，始終不出來；我們火筒筒的彈藥也打完了，正向團部去領。連長就派個班長去招降，這個班長繞近敵人十公尺左近，他兩眼出來：『我們優待俘虜！』就被側翼的一個狙擊兵打死了。副連長氣得硬了舌頭：『提——提——提活的，要發洋財的跟我走！』一聲令下，一班人立刻徵集足數，火伙，連長也加入了七八個，湊成了廿一個人。

衝鋒槍掃清了洞口，我們有幾個撲上去了，敵人用背包作掩護；我看來正像岩石的顏色，不知誰一疊手由底下一拉，上面的統統的倒下了，有的以為敵人滾出來了，一亂，敵人趁勢一陣機槍聲，我們死傷了四五個，沒有摸進去；接着又打，第二次一個排副領隊，他先撲了上去，洞口裏一個受傷的小隊長冷不防的給他一槍，沒有打中，他一躍而上，兩隻手狠狠地攔在敵人的手槍托架上，敵人一急卸把手槍由托架上解下來，一槍打在排副的左臂上，他帶着傷跑了出來。隨着又撲上去四五個兵那個小隊長的手槍出了陣聲。

正在整理機件，一個老總已經爬進洞裏了，『給我！』敵人馴順地把手槍遞給他，他接過手槍來高興地在發怔，敵人也就溜之大吉。兩個兵摸到敵機槍洞口後面，敵人正面朝外射擊，他倆一個人抓着一隻胳膊把他倒拖出來，再想用另一隻手去抓機槍，卻被裏面發出來的子彈飛來，三個人都受傷了，我們兩個老總丟下了敵人自己打傷了的俘虜，負痛跑回。

這時候我們又傷亡了八九人，死了一個班長，周連長自己也負傷了，陶團長便令戰砲營袁連長繼續攻擊，限天黑以前肅清山洞。

袁連長很焦急，就這個小小的山洞他的連就死傷了十幾個弟兄，而多年追隨他的一個班長也陣亡了，還丟掉了一隻衝鋒槍。正趕上特務長領着伙往送口來，連長說：『我實在是沒有心事吃飯了！』特務長便自告奮勇要去偷回衝鋒槍來，他糾合幾個同志帶着幾名伙往走上火線。他叫其餘的警戒，看他的手勢行動，祇他一個人在繁密的草叢中匍匐前進。經過了很長的工夫他爬到了岩石底下，一眼看到了那死去的班長和衝鋒槍，離他腳下也不過十公尺，他便一抬手指示其餘的人對高處射擊，自己跳過去把衝鋒槍搶過來又躲在岩石下面；他還不死心，又向高處爬了幾步，一個敵人由個小洞口裏剛一探頭，他拚命的一抓，脫了手，却搶下敵人背包上一頂鼓帳，這頂鼓帳在桂林的時候陶團長會給我看過，白色圓頂的，陶團長說：『這真是一件新奇而又合用的戰利品。』

這時已經是下午四時半，袁連長便決定「火攻」，這一帶山上青草和矮的灌木叢復密茂，天氣亢陽容易縱火，火勢一延，敵人的狙擊兵便無法潛伏，洞內的敵人也一定茫然失措的往外跑，就可以順利的把他們結果了，我們先用迫擊砲打出砲彈，點不起火來；又投集稻草和雜草點火燒過去，爲了引火傷了我們四五個人，而點起一小團又息滅了。

離大洞口十幾公尺的上面有個很大的茅草棚，那裏曾是我們的砲兵觀測所，袁連長見引火不成，便決

心拉倒茅棚再引火，這次火可燒起來了，連青枝綠葉也起火丁，濃烟瀰漫，暮色中遙見烽火遍野，陶團長怕情勢不利又加派隊伍去接應，槍聲沒有一刻間歇，人們在喊：『捉活的呀！捉活的呀！』烟火中祇見敵人三三五五的在跳在跑，混入夜色裏。

有人已經撲進洞子裏，左摸是一個死屍，右摸是一頂鋼盔，鋼盔下底又是個秀腦壳，兩個人摸到一起，差不多同時喊出來：

『誰？』

『我！』

『這他媽的簡直是鬼子來了！』

『救命呀！救命呀！』深處傳出沉弱的呼聲。

『誰呀？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哪！』

『中國人哪！山砲營的！』

有人點着火進來，解下兩個綁了一天自己的弟兄，他倆是在敵人衝進觀測所裏被俘，一直被綁在洞子裏，他們看到火箭筒打進洞子時候敵人狼狽的情形，又怕又好笑，當時他們不敢動，敵人也來不及理他們，後來都逃命去了。

記者過岩山圩的時候，會特地到右洞附近觀看我軍的戰績。一個聳立的山峯迎面展開，下面離地約一文高就是個穹形門式的石洞，怪石磷磷，岩漿變成各種奇形怪狀；彈痕宛然猶新，青枝葛藤都被火灼得枯焦了，一陣清風飄過，奇臭的腐屍氣味刺鼻，我的馬連連的喘着氣息，左顧右盼躊躇不前，又走了幾步看到一些沾滿血的破制服和破軍帽子，空子彈筒子，迫擊砲彈的紙壳，破碎的防毒面具，狼藉滿地，機關槍巢裏的子彈壳在發光，一條水溝的兩邊還可以看到漬血染污了的殘草，有幾堆黃土薄薄的新墳，那裏也許

埋葬的是戰死在異鄉的敵人，也許是埋葬的我忠勇的弟兄。那祇是兩三天前的事。

是夜岩大山的敵人也退去了。

袁連長一心不忘他死去的那個老弟兄，第二天一早清掃戰場的時候便吩咐兩個傳達兵說：『把周班長給我抬回來，我親眼看着掩埋好了才安心！』

兩個傳達兵抬着担架去，在路上看見稻田裏一個人穿白襯衣髒黢黢還學狗叫，『媽的，又什麼東西作怪？』一個傳達兵便對空虛打了一槍。『不要打啦！我是中國人！』一個小子從稻田裏伸出手來，『做什麼的，你出來！』這個小子對着槍口彎着腰捱出來，白襯衫上滿滿是血，他說中了的火箭筒的彈片，舉丸打傷了，下體腫得像水泡子，他又說他是北平人，在漢口被敵人拉來當伙子，一直沒有逃出去。兩個老總看他情形有些不對就罵：『你他媽不是日本人也是漢奸，看你腳上還穿他媽的日本皮鞋。』不容分說就把他放在担架上抬回連部。

袁連長一看他滿口金牙齒便懂得七八分，他講日本人派一個中隊來搶大砲，他祇大大的說不出「砲」來，袁連長說：『你不用跟我弄「板賊」，你不是日本人？』他堅決不承認，伏在地上討饒，這時有人繳過戰利品來，有一把大尉的戰刀和大尉的照片，袁連長說：『你看！』他神色立變，機動的舉起手來對着照片敬禮，於是他原原本本地說出了他的身世。他出生在鹿兒島，自幼隨父母到北平，在北平學校裏讀書，家裏開鐘錶店，被徵入伍後，隨軍當「通事」。連長送給他一枝烟，並叫人給他找飯吃；他千恩萬謝的，又繼續講，敵兵最近心情壞得很，美國飛機把東京炸得稀亂，糧食也感到恐慌，命令在各地軍隊盡量搶糧；中國已經開始反攻，蘇聯也要參戰，關東軍在八月底得撤回漢口，他加重口氣說：『沒有辦法，沒有辦法，日本兵都明白這一生再也回不去國了！』袁連長問他怕死不，他跪在地上說：『饑餓尚且貪生，為人誰不替命！』袁連長便安撫他說：『放心，等我們打倒日本軍閥，送你回老家去。』他感謝得叩頭響地



就是這個慘絕的情景——彈痕斑斑，青枝
芍藥都被火灼得枯焦了，血沾滿了的破制
服破軍帽了狼藉滿地，一陣清風吹過，奇
臭的傷屍氣味刺鼻，我的馬連連噴着鼻息。



他端着沒有刺刀的槍，挺起了胸膛，
瞪着大眼睛罵道：『龜兒子，你來！老
子怕你嗎？』

。這小子也倒霉，後來移解到雷家，就在雷家之圍裏送了小命。

岩山圩擊退了敵人的兩度進攻，桂穗路上的敵人發撐不住了，我四三師的兩團人又加緊壓迫，義軍的敵人便開始向靈川奪路逃竄，這時第五師已經打下了秦崗界的據點，苦戰宛田大寨的謝團也與夜間岩山圩進軍，準備會同陶團圍攻桂林。

依朱師長的意見，不等謝團到達便獨立驅走長蛇陣保護圍之圍，同時「制敵機先」攻佔桂林後再回過頭來掃蕩殘寇，軍長却是穩紮穩打的讓他確保岩山圩陣地，乘機規畫義軍後再前進，因此岩山圩又接連着激戰了一天。

這一場戰事先由謝團的後方團部打起。謝團二十五日倚在桂穗路上宛田之線與敵戰鬥，當夜趕赴岩山圩，團長帶隊伍先行，團部一部份人在公正圩大場子上休息，一夜趕了八十幾里路，人們都疲乏了，身子一倒下便壓着了，不知敵人幾時竄上了山頭，天一亮便鑽入敵人的機關槍火網裏，兩個伙仗還未及跳起來已經飲彈死去；有的人身上帶着傷口還是不顧一切的在跑，後面的人到嚇軟了腳跟，又不敢去撫摩自己的痛處，怕是一發覺帶傷了，便跑不動了。隨後方團部的就有少數武裝隊伍，一時又無法集中，四五個敵人正要衝過來了，這時黃團附在田埂上架好了機關槍，特務排長也糾合幾個弟兄開始抵抗，這才把敵人擊退。在這個緊張的場面中，還有兩段插話：

一匹大馬腹部中了兩彈，倒在地上起不來，馬天便要牽起傍邊的一匹騾子走，殊不知那匹騾子和那匹大馬天天戀在一起從不分離，這時，怎麼拉也拉不動。一騎直榴彈飛來，打在那匹騾子的頭上，這匹騾子和那匹馬倒在一起死了。

陸雲連給親皮爾森中尉也是這軍人中遇險的一個，三顆直榴彈先後在他的馬蹄周圍開了花；他一慌滾下了馬伏在地上，口吐白沫，喘不過氣來，馮翻譯官拉他不動，他說：『我是走不動了，讓日本人砍掉我』

的腦袋吧！」馮翻譯官急得直跳脚又不忍心自己跑開，勤務兵把他背起來才突出火網。一到團部見到謝長，便把空軍的證章符號通通交給他說：『我這回必死了，請你千萬把這些東西寄給我太太。』弄得謝團長沒有法，祇得派人把他護送到陶團去。這個故事是皮爾森中尉不折不扣的對記者講的。他說：『我寧願在天上和一百架敵機去拚，也不願在地面上受這股雷氣！』

這一天正是桂北全面戰事最激烈的一天，義寧的敵人傾巢出動，想從我陣勢的正面殺出一條血路，我方岩山圩正面有一二一師的陶團，謝團和第五師的喻團；桂穗路上有四三師的黎團，易團，敵人在我鉗形六勢中掙扎。

我方殺得火熱，官兵上下士氣旺盛，搶山頭的搶山頭，燒石洞的燒石洞，勤務兵也架起槍來到各處找迷路的敵人「發洋財」。

『幹吧！到桂林還有一百個山頭，早死了早安逸！』

『幹死了也得找幾個墊背的！』

可惜我們沒有刺刀，衝鋒槍又少，一衝上去敵人擺出明亮亮的刺刀，啞——啞——的一陣鬼叫我們就失軟了氣，『媽的！鬼幾八槍，沒有刺刀中屁用！』我們的老總又恨又氣又罵。有一個川籍老總衝上去了。敵人一個軍官用一把戰刀在面前亂舞，他端着槍挺起了胸膛，瞪着大眼睛罵道：『龜兒子，你來！老子怕你嗎？』神經過度緊張使他忘記了開機柄，敵人趁勢一刀砍掉了他半個身子，敵人也就倒在衝鋒槍下了。

一個獨立高地上我傷亡排連長六人，激戰三小時不下，後來我集中二十隻衝鋒槍編成了三排敢死隊才把高地奪下來，一個連長對前面的一個敵屍狠狠一踢，却挨了一槍，原來是個受傷敵人裝死的躺在那裏，結果一頓石頭軋得他腦漿迸裂。

是夜李師的易圍突入義寧西門與敵巷戰，廿七日上午將城內之敵人肅清。李師就繼續向桂林西南郊，同時二二一師向西北郊跟蹤追擊。

六 苦戰長蛇嶺

這是桂林光復戰事中最輝煌的一頁，長蛇嶺，長蛇嶺，正像一條毒蛇咬噬在敵人的心臟上；自從我們佔領了長蛇嶺，桂林的敵人就沒有一天安枕過，最後不得不趕早滾出了老巢，桂林攻克所以能有迅速的成就，長蛇嶺的饒團該是第一功。

試想以一團人的兵力，不祇通過敵人的封鎖線，逼得准備孤軍在敵後作戰，以應付任何不利的情况，這個任務是極艱苦的，但是幹練的饒團長究竟達成了這個非常的任務，而在我大軍已經攻下了桂林的時候，這一團人還在激烈的和敵人奮敵。

饒團於七月十六日奉命由磨石嶺出發向敵封鎖線上移動，傍晚到大塘，大塘的敵人望風而退，是夜便宿在大塘村。誰知敵人退出大塘是一個鬼計，這一團人幾乎上了當，他們退出的時候留一班人潛伏在樓上，初更，外面的敵人又圍來了三百多人，裏應外合的便打起來了；敵人的機關槍「咯，咯，咯，咯，咯」由四圍襲來，子彈打得屋瓦作響，潛在樓上的一班敵人直接進擊團部，手榴彈在牆外面轟炸，街頭巷尾到處是槍聲；幸而我軍沈着穩打，憑着敵人怎樣亂，自己不虛放一槍。經過四小時巷戰後，敵人被迫竄去，我擊斃敵一中隊長，擊毀敵輕機槍一隻，我方一連長受傷，弟兄死傷五六人，有兩名是被敵戰刀砍死的，敵人的突襲並沒有找到便宜，這正是偷雞不成反蝕一把米。

十七日開始爬山，向靈川悄悄前進，准備一通過敵人封鎖線便要強登離桂林北十八里的長蛇嶺，當夜試探敵人在封鎖線上的動靜，結果發現敵人各處都佈置下密密的火網，若想通過就得在未達到目的地之前

先犧牲一半人馬，祇好又折回山上。一殺下而復上的山路，却在敵人的警戒線下潛行，人們的心情像過份緊張的弓弦，彷彿一勾就斷，饒團長真有點焦急了，差人到處尋覓鄉導，結果找到一個當地的老百姓，過去會給敵人做過小差事的。他對饒團長說，高山是沒有路的，祇有兩條谷可以通行，一條是寬谷，一條是狹谷，寬谷裏的敵人工事最堅強，也最多；狹谷也有工事，但是得強行通過祇有這一條可走，最後他又向饒團長保證說：『我願意同團長一起去，同時拿我全家的性命担保如果我欺騙了團長，請先把我槍斃了。』

在山坳裏捱到天黑，又二度下山，敵人封鎖線的據點是個總長一公里兩邊峭壁夾峙的隘路。我們先用一連人集中火力，對岩壁的敵人輕機槍猛轟壓制，由下向上打，這種打法是很不利的，可也沒有別的法子。一團長分成若干組就在雙方的火力中對峙中強行通過，人們彎着腰提着槍，快跑，跑一節隊倒在地上停停再跑，跑一節再臥倒，再跑，敵人機關槍一排排地掃過來，在停止臥倒期間，你可以聽到槍彈打在水田裏的唧，唧，人們的脈膊也像水花在翻滾。這時新月還沒有上山，夜色是黑的，大家帶着一顆吊桶的心突過了一公里的距離，時間彷彿被拉長有一年，待最後一連通過的時候天已亮了，這一連便被敵人火力阻隔在後面了，全團百分之九十通過了，祇傷亡幾個人，這是最成功運動。

突過封鎖線的階段並沒有完，還得迂迴幾個敵人佔領的村落，村落都繞過了還得繞過一條河，為了繞開河岸上敵人防守的位置，鄉導領着大隊作N形三度徒涉。河水沒胸，河床的石子溜滑，一個隨軍的美國兵他的皮鞋踏在長滿青苔的石頭上，一滑連槍帶人在河裏弄個鯉魚大翻身，緊張使人失掉了笑的情緒，幸運，這個大兵團絞成長串的花花的水聲，竟沒有被敵人發覺；這不能不感謝鄉導對路徑的熟悉和熟諳，王翻譯官和記者說：『如果受了敵人的攻擊，說不定現在有多少人已經順流而下到梧州入西江了！』

過了河後還得橫穿一條公路，大隊剛剛通過就有兩車鬼子兵風馳電掣的駛來。人們都隱在暗中，緊緊臥着槍柄；團長不願意多事，因為長蛇嶺的情況還不明瞭，放了他們過去了。



在火力對持中，弟兄們彎着腰，托着槍，快跑一節臥倒在地上，停停再跑，這時新月還沒有上山，夜色是黑的。



一個隨軍的美國兵，他的皮鞋踏在長滿青苔的石頭上，一滑，倒在河裏，弄個鯉魚大翻身。

到了山脚下還不知道那個是長蛇嶺，硬着頭皮向上爬，山勢陡峻，跟本就沒有路，幸而山坡上有很多的小松樹，大家攀援着樹幹一直爬到了山頂。

一到頂上，桂林市的燈火在望，大家鬆了一口氣，也像多了一層保障。饒團長便斷定已經到了長蛇嶺了，大家來不及擇選方位，就地倒下睡去。

記者會問過饒團長爲什麼長蛇嶺那麼險要，離桂林又那麼近，敵人怎麼就沒有兵駐守？，饒團長說敵人並不饒，長蛇嶺的周圍村落裏像定江橋，鴨銜等處是敵人，長蛇嶺是孤山沒有擺人馬的必要；而且這一遭冒險的舉動也是出敵意外的。

一覺好睡，醒來天已大亮，便開始對地形偵查，這個長蛇嶺坐落在桂林的東北上，山長約七公里，廿幾個山峯相連，○○○高地是主峯，山勢像刀稜式的峭立，松樹很多，有一個山頭孤立向東南部上和其餘的山峯隔個山陰，山頭上有個廟叫盤古廟，和長蛇嶺北部相連的是包子嶺，全山可以控制敵人幾條交通線，一條是湘桂鐵路，一條幾乎和鐵路平行的是桂林到全縣的公路，另一條是靈川通義寧的大道。饒團先到的那個山頭便是盤古廟的所在地。山勢易守難攻，唯一的缺點就是沒有水。

地形偵查好了，便開始擴張山頭，團部紮在○○○高地上，在移動的時候適逢大霧飛來，在霧的掩護中，全團順利地佔領了整個的長蛇嶺，這是七月十八日的事，從此便開始作山大王，在山上前後苦戰了十四日。

敵人最初發覺我們不過是小部隊，並未十分重視，僅派人在山的四周搜索，在我步哨線上小有接觸，我軍便在上山構築工事，第三天敵人一部集合在公路上講話，饒團長大罵欺我太甚，調好了迫擊炮對準敵人的隊形裏猛轟，一營人接着殺下山來，敵人整個的被驅散了，我連營一直衝到甘棠圩渡口，燒了敵人的油庫和渡船，然後又安全的退回長蛇嶺。

敵人這才曉得了利害，一塊石頭懸在心頭上，非「掃蕩」長蛇嶺便無法維持交通線和桂林的安全，於是各地調集千餘人，砲擊門由四面反攻，並派兵增強封鎖線的防務，怕我軍又派隊伍來接應。

敵人先攻擊的是盤古廟的獨立高地，這兒有八個兵和一個上士封固守在廟裏，這幾個人都是沙場老手，他們集中了全連的手榴彈，不慌不忙的和由山脚上爬來的敵人戰鬥，敵人先衝上來幾個，都被他們一槍一個打倒了，隨後又照着倒下去的敵人一個個的再補上一槍，敵人接着又衝上一大批，有的已經衝到山門外的石階上，結果又都被手榴彈打退了，這時我們陣死了一個弟兄，排附負傷，可是已經換得敵人卅幾名，九具敵屍橫豎地躺在山門脚下。

團長加派一班人增援，並攜帶藥和煮好的飯，敵人的火力控制高地的山陰，這班人祇突過來五個，加入戰鬥羣裏，敵人又連攻了幾次，都被打得夾着屍已逃回去了。黃昏敵人來偷屍，用繩子上拖下去，有幾個偷屍的敵人伴着屍首死在一起了，我排附第二次負傷不得已退下，高地上又祇剩下九個弟兄，這個英勇的排附見到團長彷彿忘掉了一切痛苦，報告這一天激烈戰鬥的經過，並且請示團長養好了傷，要再回盤古廟去，他說：『死，我也要 and 幾個弟兄死在一起！』

這一天全面都是在緊張和戰鬥中，敵人搶去了兩高地的第一個山頭，包子嶺被敵砲兵轟擊了整整一天。第二天敵人對盤古廟高地又加緊攻擊，我方陣亡的人數增加不上，敵人一個排官打着一面齊藥旗，指揮衝鋒，被我一排神槍手一槍穿進了額頭，他向後一仰滾了幾滾死了，這九個人激戰到傍晚祇剩下一個弟兄繞道回了團部，盤古廟才陷入敵手。饒團長悲憤的說：『死得值得，我一班人換了敵人七八十名，這樣長蛇嶺是可以守得住的！』

攻勢一天緊一天，敵人增援的隊伍四面八方的山上長蛇嶺來，敵人砲兵陣地就在長蛇嶺的兩側穿梭式的轟炸，晚上便發動夜襲，到處騷擾，使我軍不能休息。包子嶺因受敵人三面環攻，我犧牲了兩個連長三

個排長，被迫退下，饒團長便縮短陣勢並派隊伍死守雷家。

山上沒有水，一切飲用水和伙食都是由山腳上預備好送上來的，雷家便是水餃供給的主要地，敵人幾度設法截留我們的伙食，有兩個伙仗在送飯的時候被打死了；敵人一見有炊烟便用砲轟。菜蔬根本就找不到，能有冷水就飯團子便是嘉肴，幾個美國的朋友也跟着勤務兵學會了用手扒吃，同時把冷飯貯藏在食具盒裏留着餓了的時候慢慢去咀嚼。一滴水都是珍寶，洗臉是用早晨草上的露水把手巾沾濕了擦擦就算了事。

山上連一間房子都沒有，青天是營帳，大地是臥床，松枝作墊席，子彈夾作枕頭，指揮所是用青枝紮成的棚子，幾個勤務官長白天在裏邊指揮作戰，晚上便睡在裏邊，如果情況不利還得搬家，說不定一宿三遷，流竄的敵人可能隨時摸上來。衛兵不時的喊到，『誰？』也許接着就是一槍，人們祇好坐起來等到安靜了再睡下去。

一天夜裏王翻譯和一個美國朋友同圍附和一個勤務兵睡在一個大石頭下面的坑裏，天亮圍附起來了，那個勤務兵便橫歪着身子睡下去，一顆流彈正打在勤務兵方才枕着的石頭上，貼着他旁邊的美國朋友跳出來了，第二顆子彈就正打那個美國人睡的地方，三個對瞪一下，才跑出來，幸運！幸運！

廿六日是戰爭最激烈的一天，敵人和主峰○○○高地僅隔一個山頭，守軍的彈藥祇剩下一小部份，第三營的官兵幾乎打光了，一營人陣亡了三個連長，一個負傷，其中有一個是排長新補上的就戰死了，死了就在當地埋上。敵人攻勢，愈來愈猛，營長報告給團長說：『官兵死傷殆盡，陣地怕沒有辦法守下去了！』團長說：『不能守祇有死，絕不能放棄陣地，你是我多年同事的老弟兄，我不願看你受軍法會審，現在就剩下這一條路——死守，等軍裏的援兵到來。』團長並由特務連裏抽調廿名增援上去，一個鐘點過後，這廿名弟兄祇剩下八個了。

卒軍長在藍田鎮夜裏得到了饒團長的電報：『全團官兵死傷過半，彈盡援絕，長蛇嶺勢將不守，職決與陣地共存亡』等語，卒軍長把電報給記者看，記者當時也捏一把汗，顧瑞芝上校說：『長蛇嶺不守，桂林的敵人還要盤據兩個禮拜。』卒軍長沉吟很久熬地說：『我信任饒團長，我信任這一團官兵可以支持到最後五分鐘，軍的主力可以接應到他們的。』

饒團長在萬分緊張的情形中表面看來還很鎮靜，可是心裏也實在很焦急，旁邊的團附和他說：『我們還有好幾個主要的山頭，我們還有一半人馬，我們還可以打下去。』『是的，我們還可以打下去！』饒團長興奮的抬起頭來和團附相對望着。

敵人的傷亡更大，後來據老百姓說那天焚燒的敵屍就有幾百具，老百姓對我長蛇嶺的守軍十二萬分的崇敬，他們會設法給山上送飯，送不上去。

黃昏後敵人的攻勢漸歇，同時桂林市火光燭天，幾天來桂林日夜起火，但那天夜裏火勢最盛，饒團長面對着火光說：『敵人要撤退了！』

廿七日上午美機兩架到長蛇嶺空投，共十七大包，敵人派兵來搶，我軍拚死抵抗把敵人打了回去。全部投擲品運到雷家，打開一看，有三捆山砲彈，有幾捆火箭彈，有幾捆是八一迫擊砲彈，剩下是美方給養，沒有一樣是團用的彈藥，全體官兵失望到萬分，後來才發覺是投錯了，這些投擲品都是該投給第五師的，這時八一迫擊砲彈祇剩下兩發，把八一迫擊砲彈裝在八一迫擊砲筒裏還免強可以用，可是打出去漫無目標，饒團長便和美方聯絡軍官商議把三分之一的美方給養分給士兵，我們的老總也算開了「洋葷」。

可是敵人並不知道我們的虛實，這一天的戰事較為輕鬆。

廿八日上午我方各路大軍已經攻下桂林市區，殘敵沿漓江向北潰竄，饒團長便精選了一營人組成突擊隊，響應桂林的戰事，下午師部一部份隊伍也到了雷家，連綿連一連和團部在大壩被阻的一連人也趕到了

，還有山砲營的兩門山砲。

長蛇嶺的戰事並沒有終止，桂林和義寧逃竄的敵人有兩千多名集中在潭下圩，廿九日向我第五師的正面和長蛇嶺的饒團猛撲，雷家又起了激烈的戰事。

這時饒團的一營突擊隊還沒有回山，有一營守長蛇嶺的陣地，在雷家的祇有七個戰鬥兵排和師部一些雜兵，團長也在，敵人三面包圍了雷家，剩下的是靠山的一面。

敵人越殺彷彿越多，槍聲也越來越緊，漸漸迫近村落來了，團部指揮所中了一彈，饒團長便用電話告訴謝營長說：『我們分頭負責，如果敵人衝到我的團部我倒霉，我團長便死在這裏；若是敵人衝到你的營部，你也得死在那裏，傷兵不准退，就死也得死在火線上。』

謝營長帶着手槍和衝鋒槍自己也上火線射擊，敵我就在二十公尺寬的山崗兩面對峙，正在緊要關節的時候，重機關槍出了障礙，急得射擊手滿頭是汗，營長的勤務兵架起輕機槍來站在一顆大樹後向正要衝過來敵人打去，敵人才沒得衝過來，可是又有左側轉過來了。營長擇選了新的射擊位置跳過另一塊稻田裏，跟在後來的勤務兵剛剛伏在兩塊稻田之間的壕上，身上背着的米袋被機關槍橫穿了九個洞，他沒有受一點傷，可是嚇成精神病了。

另一股敵人集中的向我山砲陣地衝來，相離約在五十公尺，大家急得搓腳，余副營長說：『打呵！山砲丟了大家還是掉腦壳！』可是敵人距離太近，瞄準鏡已經失掉了效用，砲手對着砲口瞄準一砲打出正中在敵人最多的一堆裏，死傷有三四十名，又連打幾砲把這敵人整個打了回去。

天快黑了，敵人一層層地包圍上來，各單位差不多同時的向團長請求增援，團長向營長說：『現在是最緊要的關頭，你不能解決的問題我也不能解決，現在祇剩下一個運輸連了。』於是派運輸連的人到各單位增援，每一個步槍手後面跟着兩個扁担兵，我們沒有刺刀，敵人若是衝過來，兩根扁担也可協助步槍手

對付一陣。

大家都看着團長的臉色，團長有時鎮靜得像鐵，有時對幾個美國朋友講笑話，一個美國朋友拿着一本書在亂翻可是鎮靜壓不住這個緊張的情緒，手指頭在發抖。小弟弟萬翻譯官來向團長探問消息，團長却把話支吾開請他看文章，團長正在寫湘西戰役中權世才團長殉國史，事後萬翻譯官和記者說：『我那時候真怕，兩個腳跟在走路的時候彷彿軟了撐不住身子，子彈就在頭上亂飛，可是怕又有什麼用呢？我便決心要殺幾個敵人然後再死，我的衝鋒槍已經上膛了，準備敵人衝進來。』

有兩挺輕機關槍不停的向圍指揮所裏打來，團長便叫衛士攀梯子在山牆上鑿個射擊孔，用一挺輕機關槍去應戰，敵人的兩挺輕機關槍就被打跑了。

是夜風狂雨驟，敵人在風雨中更加緊進攻，各連長又來報告情況緊急，團長說：『敵人要撤退了，你們得抓住他們，如果那一面敵人撤退了不曉得，我便要重重的處罰他。』槍聲停着雨聲不停的打在屋瓦上，團長出一付對聯請參謀人員聯對，『風聲雨聲槍聲炮聲聲聲不息。』對上的獎五千元。

村子外面敵人鬼哭狼嚎的在叫：『一個美國人五萬』，『一門山砲十萬』，『十萬——五萬！』，在岩山圩俘獲的那個個日本俘虜便在裏面響應，滿嘴裏吉吉啞啞的也跟着叫，衛生大隊長氣不過隨口說：『他再叫就把他槍斃啦！』旁邊的衛兵信以為真出去就把他槍斃了。

一個人摸黑撞進來，衛兵問誰也不答理，趕上去一抓搶下了一頂鋼盔，衛兵把他搬上來說：『我活捉了敵人一頂鋼盔。』衛生大隊長問他人呢？他說：『跑了。』

槍聲漸漸地稀少了，敵人在風雨中把房屋轟了回去，天裏發風雨止息了，敵人也退去了。記者在雷家之圍後三天，暗上長蛇營，向團長和全體官兵致敬。團長瘦得像剩一對大眼晴，他在靖縣出發前正了養母喪，又接連着在長蛇營苦戰十五日。團長見到記者特別高興，他說：『老朋友，

你來了我的病好了一半；不過你也太大胆，昨天這兒還消滅一個敵人狙擊兵呢。」各營長營副也到了，大家興奮的講述半個月來戰鬥的經過，營團長並把他在長蛇嶺苦戰中寫成的霍世才團長殉國小史給記者看。當夜宿在長蛇嶺腳下團部裏，記者很奇怪的看着弟兄們很多穿日本皮鞋的，團長說：「這是發的『洋財』全團官兵得到了二百多雙。」第二天團長又指引記者參觀盤石厝的戰蹟，敵人掩埋的屍首都腐爛了，臭氣滿山。

七 氣吞倭奴下桂林

義寧光復和岩山圩三天三夜激戰的得勝，我軍氣焰萬丈，大有橫吞桂林之勢，同時友軍也有長足的進展，永福和陽朔先後收復，大軍三路追進了桂林。桂林西南一帶山地峯巒鼎峙，正是桂林市的衛星，每個山頭和石洞都構築有永久性和半永久性的工事，這些工事大半是在桂林棄守前我軍構築的，敵人又加以擴充。正像顧瑞芝上校說的，如果敵人決心守衛桂林，就這一帶山地也可以拖延一兩個月。無奈大勢已去殘敵無心戀戰，而且長蛇嶺已經對敵人心臟上插了一把匕首，若是退晚了便有全體遭受覆滅的危險。

廿七日晚我已經進入了桂林的內圍防線，敵人的抵抗極為微弱，不過據當地的一個老百姓說桂林的敵人還有五千人，我們便沒敢輕進，沿途仔細搜索，祇發現有四百五百人是由義寧逃出來的，天明也竄跑了，幾路大軍先後由西門和南門衝進市區，我軍便衣隊兩日來便在市內活動。

我們想像可能的巷戰沒有發生，一是敵人不忍守市區，二是無巷可戰，桂林已經是一座墟廢了，殘敵大部穿城而過退向東北靈川的路上，一少部份仍據守北門和北車站一帶掩護，和我一二一師團激戰。

這一股是敵人的「自殺部隊」，在北車站抵抗最烈，他們利用車箱作掩護，火車頭裏面架上機關槍；我正面一排犧牲頗重，排長陣亡，側翼的一排排長受傷了，另一排繞在敵人機關槍巢後面，鄧排長最勇敢



淪陷在敵手八月又十九天的西南名城，
終於被我們克服了！

，他收集兩排人對敵猛攻，先肅清四圍的散兵，然後跳到火車上把手榴彈擲到裏面，一個射手被炸死了，另一個一挺機關槍的射手提着機關槍團跳出來也就被打死在火車頭旁側了。

據守在北門石洞工事裏的敵人在我迫擊砲猛轟下沉不住氣了，沿着河岸奪路逃竄。有一個上尉醫官被我一個傳令兵打死了，這個傳令兵也幸運，敵人一槍沒有打着他，他却從容不迫的伏在地上對敵人還擊，第一槍打過去敵人就倒在一顆松樹後面了，他想的沒有打中，又繞過側翼來，看到敵人伏在那裏，『媽的，你該死呵。』他心裏這麼想又補上一槍，敵人還是不動，他才走上前去。敵人前後中了兩槍，他得了敵人的全副裝備，手槍，戰刀，背包，水壺，還有傷亡冊子，冊子上載有岩山圩激戰中敵方官兵死傷一千五百餘人。

正午才完全佔領了桂林。

桂林是去年十一月九日失守，本年七月廿八日光復，失陷敵手八月有奇。

記者在桂林光復後第二日隨軍入城，劫後桂林是一片廢墟，餘火未息，死人和死馬的臭氣洋溢在街頭上，昔日的繁華一點不可辨識了，獨秀峯上高懸着了國旗，我們的弟兄正在清除街心上的瓦礫。顧瑞芝上校引導記者參觀昔日車水馬龍的樂羣旅社，高樓大廈的舊址中剩下的是枯焦的椽椽和破碎的磚頭瓦塊，祇有夾竹桃花還開着，像歡迎我們的笑臉。他嘆了一口氣說：『我離開桂林還不到一年，如今桂林變成這副樣子了！』後來蘇新民市長和記者談桂林的劫運，他說：『桂林在去年七月初便開始疏散，到九月八號強迫疏散三天，至十二日居民便跟本不能進城，人們忍心把東西丟在城裏到四鄉去躲避，九月十四日破壞機場，一連爆炸了好幾天，接着更郊區的住宅也燒燬了，老百姓說：『燒吧！敵人來了也不是我們的了！』於是四鄉各縣徵發食米和油豆接濟或防軍，米可以維持半年，油和豆也足夠三個月的。衡陽可以守四十八天，那麼桂林憑着工事和食糧足以守五個月，人們是這樣期望着，誰知敵人十月廿八日打到七星岩，十

一月九日桂林就失守了，一切食糧和油豆都給敵人享用了，他最後說：『到今天桂林父老提起來還認為最痛心的一件事！』

桂林光復了，桂北的戰事還在進行中，潭下圩敵人集中有兩千多人向長蛇嶺的雷家和第五師的正面反撲，而靈川的敵人還有陸續增援的形勢。

牟軍長便和顧瑞芝上校張參謀長會商，採用越點襲擊的戰術。派四三師易團由東北面的高地攻打靈川的背後，先截斷敵後的交通，然後夾擊靈川，並派黎團由正面策應，廿軍也派一三三師協同作戰。

這個戰略果然一舉成功，易團卅一日到達了指定的高地未遇抵抗，可是到靈川還得渡過滴水，運着幾天大雨山洪暴發，無法徒涉。易團澈夜趕搭竹筏，第二天拂曉渡河進入靈川巷戰，這時正面還在激戰我軍已經在敵後攻佔靈川了，敵人在夾擊中被追擊落的由西北山地逃向全州，這是桂北戰事的尾聲。

八月三日湯總司令到桂林，召集會議，決定擴張戰果，派二九軍取桂東的灌陽和龍虎關，廿七集團軍取全州由第五師協助。

八月六日廿九軍到灌陽，敵人已撤走了，攻我全州的我軍却遭到猛烈的抵抗，八月十三日日本已宣佈無條件投降了，敵軍還派出八輛坦克車向我軍猛撲，靈川北面的戰事仍在繼續進行，我陣亡一個連長，敵人的八輛坦克車衝過我第一線，有兩輛被我火箭砲擊毀，敵人拚命的用其餘的坦克車掩護把擊毀的兩輛拖了回去。

八月十五日我軍才進佔全州，四強已經正式宣佈投降，日本人無條件投降了！

卅四年八月廿八日，柳州。

桂林的毀滅

戈衍棣

桂林已經光復了！可是桂林已經不存在了！去年我們爲了佈防，掃清射界，破壞了一部建築，到轉進的時候，又被燒壞一次，敵人進城，來一次燒殺，敵人撤退更加以破壞，十個月間經過這四次破壞，於是我們的西南名城整個的毀滅了！現在僅留着一個廢墟，來供我們憑弔。住過桂林的人，走進桂林，也將不認識桂林了！被火燒過的高樓大廈，像一些骷髏，向着來人獠視，似乎在哭訴怨艾。

南郊崇信村無線電機廠還剩幾棟殘破的洋房，電工二四兩廠已經沒有一間房子了。造幣廠將軍橋都已沒有了。越走向城裏破壞得越厲害，太小房舍，公私建築，都沒有倖存的。灰黑色的火車南站，僅剩了幾堵破牆。南門橋是敵人重修過的，撤退時又縱火，幸被我們撲滅，橋上還可以過人。進南門後，沒有一棟完整的房子，僅懋業大樓的後樓還沒有燒掉，現在要算是桂林頂好的一棟房屋了。

幽美的環湖路，野草蔓生，湖水無光，不但遊湖水艇沒有了，廣西日報社，市政府，環湖飯店都沒有了。繁華的中南路上的茂鬱的樹木，都燒成了枯枝，看不出一點夏的景色。走在枯樹下，覺得比冬天還冷酷，然而那兩旁的灰燼，烏黑的和傾頹的凌亂的樑木電桿，却又增加了悶熱，使人喘不過氣來。

從沒有關成的十字廣場，左看書店業集中區的桂西路，右看金銀業集中區的桂東路，一切都完了，一目無遮的可以望到東西郊外的遠山，只有廣西省銀行的中間還存有一棟橫房。

省政府已經燒光了，僅剩下作警衛室用的三間房子。某軍長進城，會駐這裏辦公。敵人不但將省府燒光還在省府裏埋了一些地雷。獨秀峯聳立無恙，我們已經在峯上飄起國旗，倒可以給人一點新的生命之感。正陽門還存在着，敵人在門外繪有一幅「中日合作共存共榮」的宣傳壁畫，上邊有兩個大兵坐在一起吃

酒，下邊有一羣小孩子跑龍燈，其呆拙笨劣，令人好笑。正陽路的大華飯店三明戲院都沒有了，我們桂館（大公報館——編者）的營業處也只剩下半堵危牆。青年館廣播電台社會服務處都沒有了。公共體育場上長了很深的草，司令台還存在着，東區民衆代表向首先入城的曹師在這裏獻旗，才將司令台前的野草割除一片。

中北路是找不到房子的，樂羣社也燒光了，我們還時常到樂羣草地會上去吃茶呢，想來真如一夢。桂北路的末端還剩有兩棟民房，綏署，陸軍監獄，銀行監理官辦公處，銀行公會那些比較大的房子都沒有了。做爲要人住宅區的東嶺路也燒的很慘，僅有夏公館還剩一點下房，很多要人的住宅上還有敵駐紮過的字樣，很明顯的還是他們撤退時才加以焚毀的。

疊嶺路的西端北面還剩一所住宅，此外如軍政部辦事處，省立醫院，再過去如老君洞旁的黃主席公館，一切公私建築物都沒有了。總之，城區內絕找不出五棟以上的完整的房子，「一片焦土」四字是桂林城最忠實的寫照。至於新的工業區的北極路和新的住宅區東江，更老早破壞無遺了。

連絡城區和東江區的中正大橋焚毀了，這是在多數人逆料之中的事，而東江區的花橋也不見了，那座古色古香的花橋，在它存在的時候，我們站在中正橋頭，向東南望去，崗巒秀秀中如一抹長虹，是多麼可愛。現東江區沒有了，花橋也沒有了，站在漓江之畔，教人多麼沉痛和悵惘！

我報桂館星子岩下的編輯部工廠也早燒光了，只有大門上的兩堵方牆，作爲一個標誌。據東江區政工隊的一位工作人員說，敵人在星子岩一帶俘虜的我們的官兵，會將他們捆在我們被焚後的房舍殘柱上，再用火焚燒，直到枯骨和枯柱共同燻下去爲止，所以這地方是燒過兩次的，連一根柱頭也找不到了。

首先入城的曹師，於本月一日在廣西省銀行內舉行勝利聚餐，邀來桂各記者，及美方連絡官參加，二十九軍連絡官台維斯席間見到一個蒼蠅飛來，他幽默的說：「日本在桂林將一切都燒掉了，只有蒼蠅沒有

燒掉。」是呀，桂林是蚊子蒼蠅的世界，現在已經不是人居處的地方了！今天是光復後的第五天，城裏住戶沒有十家，因為他們回來是無處可安身的。

市府一二日內就將回桂林，損失的詳細和復興大計，市府自然會有的，但奮觀恢復，絕不是三年五載可能做得到的事。（八月二日於桂林廢墟上）

廖儀珍的故事

黃立文

——烽火中的小插曲——

廖儀珍是廖秉鈞的女兒，廖秉鈞是僑柳州縣長。

黃昏的時候，故事中的主人翁廖儀珍，縣長劉棟平和我坐在一間破落的祠堂的屋角裏，從雕花大柱旁邊，散下了晚霞的微紅，紅光反映在廖儀珍的圓臉上，使得她很逗人愛。我移動一下那個圓圓的，用稻草桿打成的坐墊，這樣，我能够更加聽清楚她底敘述——那種十分低沉，半含着羞怯和悲憤的，關於自己遭遇的敘述。旁邊，劉縣長燃着烟捲，看看我又看看廖儀珍，間或從口裏吐出散漫的白烟，插進話頭來。

這故事應該從去年深秋說起，那時候，日本南支派遣軍的蒙古種軍馬，從桂林沿湘桂鐵路，柳桂公路以及從梧州沿柳梧公路擠進了柳州城。廖秉鈞的一家挪到離城四十二華里的成團鄉故居去，算是逃難。兩個月過去了，日本人的燒，殺，搶和強姦的事情，像紅海起過五月的波濤以後一樣，平靜了下來。廖秉鈞就和他那位會經留學日本的姨太太，到城裏去進行自己的秘密計劃，想嚐嚐「新貴」的滋味，活動僑柳州縣長的位置。

拿了姨太太的交際和數度奔跑，廖秉鈞帶了兒子，女兒，又從成團搬回城裏，坐進以東台路琴園為辦公廳的「柳州縣長」席上，開始幫助日本人來壓榨自己的同胞。

一位日本大尉——大約是屬於日本第十三師團的一位陸軍大尉，在一個偶然的小宴會上，爲「廖縣長」的二小姐廖儀珍的姿麗所驚倒。第二天，井上幸雄大尉親自來到「廖府」找「廖縣長」，要求把二小姐廖儀珍嫁給他做夫人。談判的進行毫無困難，「廖縣長」和他的姨太太沒有半條條件，就答應下來了。

距離婚期還有八天，一個午夜，寒冷的午夜，天空漆黑，伸手不見五指。雖說是南方的初春，却飄着兩粉似的雪花。廖儀珍推開溫暖的鶴絨被，披上大衣，抖索地從琴園二樓溜下來，由屋後長着蔓草的花園的短籬笆爬出了東門路，拐一個小灣，在約定的破牆縫裏會見了劉大麻子（從前是她家裏的老僕，因不值廖秉鈞所爲，參加了縣長劉棟平在三都鄉組織的民團投索大險）沒有交換半句話，默默地，他們兩個人沿河走到東門外的鷓鴣堆，坐上爲他們準備的小漁船，渡過柳江，找了一條小路，臨夜跑到三都鄉去了。

她的父母失掉了這孩子，却從她的床頭找到一封信，信的全文很短，就是：

「廖秉鈞和你的姨太太——因爲你們失去了做父母的資格，所以這樣稱呼你們。我走了，老實告訴你們我去參加民團的搜索大隊去了。從此，你們是我的敵人，我先警告你們一句，少做些沒天良的事。不然，當心我用左輪對付你們。」

至於其餘的事，你們沒有知道的權利。

——中國國民儀珍

民卅四年三月二日

這位中國國民廖儀珍，來到了三都，三都的人都以一種非常熱切的態度——是她自己的父母兄弟所夠不出來的態度和感情——來歡迎她。使她馬上感到生活在一個完全不是孤獨的環境裏。一部份父老因爲過份疼愛她叫她住在家里好好地休息。然而她不肯，她一定要得到一桿槍，無論是七九，六八，左輪，曲尺。她對於參加工作這一層表現得出人意外的堅決。終於，從劉棟平手裏，她得到了一枝手槍，不是信上說

的左輪，而是一枝十分精巧的快機曲尺，就這樣，她加入了完全是男子天下的民國搜索大隊。

一個星期以後，縣長劉棟平收到一封信，一封從城裏另一種人支配下的「縣長」廖秉鈞着人送來的信。信的開端，敘述彼此二十餘年的舊交情；然後是勸劉棟平附逆；再後是請他不必多管他的「家」事，從速將廖儀珍送回來。當天，劉棟平，就覆了他一封信，措詞異常強硬，除了警告他不要再做漢奸外，至於廖儀珍的事，他說因為他自己是中華民國的官吏，他的責任是保護中國的公民，決不能將一個正直的中國公民，送到漢奸手裏去，同時自己也沒有這種權利。而且，廖秉鈞已經不是中國公民的父親，沒有要求要回這位小姐的理由。

經過三次的書信往來拖延了二十多天。對於廖秉鈞的威迫利誘，劉棟平和廖儀珍，簡直就像鐵鑄的大韋陀，沒有半點動搖，而廖秉鈞，這無恥的漢奸，居然「老羞成怒」了。

那位可敬的英雄，井上幸雄大尉一半出於心願，一半由於老骨頭廖秉鈞和她的姨太太的慫恿。帶了十個「皇軍」（在桂林的「皇軍」是窮苦到鬻了跟的皮靴還捨不得丟的，筆者所見，與廖儀珍所述一樣），開到三都，打算搶婚。結果呢！不惟沒有搶得（廖儀珍站在一個標高七百多尺的山頂上，她自己也放槍，但却射不中）英雄井上大尉的兵隊却大大地吃了虧，給國民兵團挺進大隊，一支隊和搜索大隊的毛瑟趕了回頭，並且還死了兩個，傷了四個。倒抽一口冷氣垂頭喪氣地回柳州去了。

回去之後，井上幸雄大尉對廖秉鈞翻了臉，認為這次的損傷是廖秉鈞「勾結」劉棟平的有計劃行爲。這一來，使得廖秉鈞大大栽了一個筋斗，縣府裏加派了一個日本顧問，「上面」對他開始不信任了。

廖秉鈞爲要扳回他自己底「面子」，和姨太太商量以後，決定請求日方再行派兵去三都，並且在請求的時候再三聲明，他要參加這次的「討伐」。於是，井上幸雄兩度向上級請求之後，他們就帶着二門小砲，四門迫擊砲，近十挺的重機槍，步兵二百三十六名，向三都——劉棟平原縣長所堅守的鄉鎮進攻。他們

用驢馬駝了重火器，由廖秉鈞的大兒子做嚮導，在夜裏——約摸也是廖儀珍出奔時的那麼的午夜，可是，春殘了，已沒有雪花。他們爬着一條十分崎嶇的小道，那條小道，是只有本地收牛的野孩子才知道的。拂曉之前，人馬都到達了三都附近。經過了小小的佈置，一如暗夜의 冷箭，突然開砲了，（他們不敢直闖入村裏，廖儀珍說到這一點的時候，帶着一個很難看得出來的，對日本人民怯懦的嘲諷的微笑。）農民在酣夢中驚醒了，各人都用右手去摸床頭的步槍，左手就擦着朦朧的眼睛，紛紛爬起來參加戰鬥。砲聲僅開了二十多發，停住了。日本兵隊，像面隨着馬可風的合唱團，大聲而噪雜地喊起來：

「將廖小姐交出來！」

「將井上幸雄大尉的夫人交出來！」

「將廖縣長的女兒交出來！」

「將……」

這邊，農民們沒有答話，如果有，就是他們的毛瑟槍在開口。日本人見得叫喊沒有用，又開砲了。

戰鬥延續了七個半小時，劉棟平的民團雖然勇敢，在沒有後援的情況下，給敵人的重火器壓迫住了。於是，劉棟平不得不帶了廖儀珍和手下的弟兄們，從三都撤退到文峯鄉。

井上幸雄大尉和廖秉鈞攻下了三都，但並未得到廖儀珍，仍然很不甘心，於是，又實行廖秉鈞在火線下的新的提議，轉兵向福塘鄉，到劉棟平的老家去。

到福塘的戰鬥是極微妙的，一下子便突入了福塘村。到了街上，他們沒有別的目標，第一件事，就是將劉棟平的太太，嫂子，幼兒，小女孩，姪兒子等七個人圍住，擄回柳州。

劉棟平的家人被擄了，他又回到三都來，但他像忘記了家人，却用全身心準備新的戰鬥，和部下計劃怎樣策應已越過金城江，進薄宜山城的國軍。正當他忙於工作的時候，廖秉鈞的信又來了。信裏說：劉棟

平的家人均無恙，但却不能保永久的安全，假如劉棟平希望家裏的人能夠活下去，唯一的路就是將廖儀珍送來交談，並限他在十日內答覆。劉棟平收到這封信之後，日日夜夜在讀它，心頭打着解不開的悶結，這件事，怎樣辦呢？究竟是一家七口重要呢還是廖儀珍重要？這兩條路，走那一條才對？三天後問題還是無法解答。最後，他將這封信交了給廖儀珍。

細細地讀過了這封信，廖儀珍沉思了半天，開言了。她說，本來，在道義上講，她自己應該自行回柳州去，去交換劉棟平一家人，免得她們爲了她而犧牲；可是，在責任和真理上講，她的存在是以國民的身份存在的，一個國民，似乎不應送到漢奸和日本人手裏去。不過，話又得說回來，牠不願太自私，她可以去，她有勇氣回柳州。只要劉棟平肯送給她兩個手榴彈和一枝快機曲尺。

廖儀珍將兵器藏在被裏，騎了一匹馬，去了。

她去了，一個鐘頭了，她應該在一個茶亭裏休息吧！劉棟平送她上馬之後，躺在牀上，爲這件事苦惱。在無比的決心之下，他叫了劉大麻子來，吩咐他選一匹最快的馬，將廖小姐追回來。劉大麻子騎着馬，拼命地跑，在離柳州城八華里的大道上，追上了她，將馬頭掉轉，廖儀珍又回到三部。

剛上燈的時候，廖儀珍踏入了劉棟平的寢室，寢室裏，死一樣靜，劉棟平本立在桌子旁，臉上沒有半點表情，廖儀珍站在他身旁，也呆立着。

劉棟平的兩眼流下了兩顆晶瑩的淚，他咬着唇不讓自己哭出來。然後將手慢慢地抬起：撫摸着廖儀珍的黑髮，一個字，一個字，沉重地說道：

「讓！他！們！死！好！了！」

廖儀珍緊閉了迷濛的雙眼，臉孔雪白，一聲不響地呆立着。之後，像醞釀了整個春天的雲光，還未下

過的雨，一遇了冷，全身的感情都突然滾湧出來了，她放聲大哭，倒在劉棟平的身旁，將身體緊緊貼在他的小腿上。

「你……劉伯伯，你才是我的父親！」她喊了出來。

此後，劉棟平將廖儀珍留在自己的身邊，不再想那一家七口。

不久國軍一舉攻克柳州，廖秉鈞帶着家人隨日本人逃到衡陽去了，劉棟平的一家，又安然地回來。廖儀珍呢！她打算繼續她的學業。等今年的秋季招生。

長近甚速
足見用心
後馬英雄
是好漢

久助和馬

子江

一個戰地小故事

槍聲留在後面了，弟兄們正在圍殲一小股殘敵，師的指揮所又向前推進，我們這個五個人的小組在一起——可是前後分開幾步遠走着。

驀地我發現一個人轉過了山坡，他那蹣跚的步伐不像是走，簡直是鴨子的顛蹙；是敵人，緊張和激刺使我們緊緊地堵住槍柄，正要向他射擊，他倒下了，一動不動，我們斷定他受了重傷，又沒有看到他攜帶什麼武器，於是走向前去。

他還是個不到二十歲的小伙子，半側着身子躺着，一隻手按在右肩下的胸上；衣服雖然撕破了幾塊到並不像別的日本俘虜那破亂又醜陋，再看他面孔，流血過多的蒼白色隱隱透露一層暗雲，可是我看不出什麼戰場上留下的創疤，也許是個新入伍的小兵吧？

他看到我們並不驚慌，祇把手拾起來露出來衣服上的那塊血跡——新的傷口，像中了一顆衝鋒槍，由背上穿過前胸，血滴還沒有凝哪！

站在我旁邊的一個美國上士用日語問他，他不答，用一個指頭在地上劃——劃了兩遍，我看出是「久助」，這當然是他的名字。我拿出香烟給他希望他能提起點精神談談話，一個美國朋友也拿出口香糖，他祇取了我一隻烟。有人給他點上火，他拼命的吸，嘴角上祇吐出一縷極淡的烟絲，但是我們却發覺他的背上透出烟來了。幾個美國朋友差不多同時聳着肩膀，皺着嘴唇——「噓！」

我們就問他有什麼話要說，是不是要寫信寄給他的家人，有沒有通信處。

他還是不說，用指頭在地上不停的寫，一遍，兩遍……美國朋友問他寫什麼，我說「馬」，最後他說了一句話：

『我要看看我的馬。』

『噫！馬？』

這幾天我們不知勝獲了多少馬，有騎馬有馱馬，多數是羸弱的，有幾匹背上負着比碗還大的傷口，牠們還掙扎着不讓身體倒下，任着濃血被惡蠅吮咀。可是和久助有關係到不是這些馬，這事情原尾到三天後聽到邱副師長講，我才覺得。邱副師長說，那天他領了一支隊，出敵不意的「抄」了敵人的旅團部，清早就打進去了，旅團長跑了却把坐下馬丟了，馬夫中彈也逃去了，鞍轡俱全，那馬很神駿，別人都說邱副師長騎在那匹馬真合適呢。

可是當時我們誰也理會不出久助和馬有什麼關係。於是我們告訴他：

『放心吧，朋友！你的馬中國弟兄會好好地照料牠；你還是休息吧！』

又有人給他點起一支烟，並且宣佈的他傷不會使他度過今夜；我們便要前進去趕隊伍，他拉着我們一個人的一條腿不放手；眼睛無神地望着。

是死的襲擊使他害怕了呢？是感激我們對他的情感呢？還是他同我們索馬呢？我們却不懶，祇是當時使我們有些着惱，可是誰也不願意給他補上一槍，留下他讓清掃戰場的衛生大隊去處理吧！

我們走了，丟下了我們的一個像倔強孩子的敵人。

袋面的槍聲也漸漸地疏落了。

火線下的鬧市

黃立文

——戰地小景——

堡里，這豆大而靜寂的地方，却成了火線下的鬧市，是頗使人不能夠相信的。不管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事實上它這三天一次，每次兩三萬人的大趕集，却繼續了將近一年。這一年——從桂林淪陷到攻克，雖說時間很短，但在它，正是五千個寒暑以來所沒有過的榮幸。

這個小地方，深藏在故生代崖層翠山密佈的八桂的東北，就軍事上來說：它是桂林外圍據點永福縣的外圍。離開湘桂路軌的南緣有五十華里。沒有河，沒有公路，祇有從山上陡峭地瀉下來的小溪在它的四週奔流。餘外，是一尊尊鐵鑄的怪獸般雄峙着的黑色山峯，峯巒一個連一個，縱深錯雜，伸展開去，將這個堡里街嬰孩般抱在懷裏，就像三國時趙子龍百萬軍中所藏的「阿斗」，不使敵人有半點傷害。

平時，不是墟日，你走進堡里街，你會覺得因為荒廢和寧靜，鵝卵石的道路便顯得太寬，太不必要。店家們都是關着大門，祇有一家藥材舖兩家什貨舖和一家小吃館，這曲尺形的地區空盪盪，簡直可以縱馬狂奔過市。

說堡里是火線下的鬧市，是一點也不誇大的，它雖然離鐵路有五十里，但是，離開日本人的山砲陣地祇有一萬四千公尺，離空機槍掩體祇有八千公尺，離敵人的哨兵就更近了，不過僅僅三千公尺而已。處在這種情形底下，它却沒有間斷，沒有中止地每三天集合了那麼多人，每三天讓那麼多的人帶着各種貨色——由日用品，糧食，牲口到農具，將它塞滿。人們從四七二高地的小石路走下來，老遠就可以聽得見和看得到街上的喧鬧和熙攘，人頭麻麻密密地在小街上鑽動。等到自己也踏入了街市，立刻就感到氣苦，人太多了，擠不開身，兩脚就不由自主，跟着人流飄流起來。於是，你不必再出什麼主意，因為你要看這街

市的全貌，他們會用肩膀，用胸，背，手臂以至臀部擠得你在街上兜一個大大的圈子。如此，就看見了地上用白被單，油布，軍毯所擋着的和簷下垂掛下來的貨色，這裏，你可以找得出你所需要的春天的雨鞋，夏天的扇子，秋天的夾克和冬天的大衣。如果你要藥品，那些感冒用的阿司匹靈，醫腸胃病的蘇發·格蘭錠，外科手術上不可缺少的依打，醫神經的聖藥甘油磷酸鈣，以及葡萄糖，維他命保命，都不會缺少。倘若你不過想和太太買一兩件衣服，那麼，是長衫還是短衣呢？是那一件的呢？你要紗？綢？夏布？海勃龍，法拉絨？這裏會找得出的。至於農民們所產的東西，雞，鴨，牛，魚，包粟，黃花菜，西瓜，更不在話下了。

成爲這個鬧市的骨幹的人，是難民。難民大隊從長沙，衡陽，桂林，沿粵漢，湘桂鐵路向西流，走不動的一部份，就逗留在這裏，在這裏等天明。一眼望上去，難民和本地人是有很顯著的分別的，難民穿的衣服就算破爛，樣式也比較新穎，「土佬」穿的，即使是相當新，也保留着古舊的顏色和縫紉方法。至於語言，大家都打着普通官話，夾着河北、河南、江蘇、浙江和湘粵各省的土音。他們的貨色，是他們的行李。將棉絮，衣服和各種用具，拋出來，澆着眼汁，盡量壓低了價格。不是嗎？他們天天盤算着今朝明日的米飯，在購買力低下的今天，如果定價公平，會活活餓死的。寄生者就在這個時候產生了，他們將賤價的東西囤下來，慢慢地吐出。無論怎麼樣，這些難民是活下去了，而且活到了天明，活到能夠回祖籍去。

逢渠，一天亮——或者還沒有亮，負責捍衛堡壘的壯丁，便完全派了出去，增加防守力量，藏身於天加工的精點工事上，倘若敵人想闖進來，是不可能的，他們將用火力攔住敵人，叫他前進不得，然後吹響了牛角，招來了附近古浪口，黃土坡，波寨等地的人，來對抗日本人。槍聲和砲聲儘管尖刺地劃破天空，人們一點也不害怕，依然做他們的買賣。從沒有手足無措地一窩蜂散去。

看見堡壘，就看見了中國的苦難，也看得出中國人民的頑強，使我們戰慄也使我們興奮。

長蛇嶺半月戰鬪記

——林桂光復中戰鬪之一角——

饒啓堯

(一) 前言

(二) 磨石嶺諸戰及祠堂坪附近平原——糧倉——之略取

(三) 東皋橋涂家莊之攻守與上下涂家封鎖綫之突破

(四) 長蛇嶺佔領暨老街屯潭下溪定江街之攻擊

(五) 長蛇嶺東北高地六〇九高地及盤古廟之爭奪

(六) 雷家決戰

(七) 結論

七月十五至十六日

七月十七至十八日

七月十九至廿一日

七月廿二至二十八日

七月廿九至八月一日

一 前言

南都克復，這是反攻陞中第一個名埠歸回祖國的懷抱，桂林克復是七月二十八日，大家都知道，這次敵寇退出桂林，是九四軍於十三日丁嶺界攻略戰開始起，他們是由北而將敵人戰志戰力摧毀於桂林外圍各地，犧牲了許多官兵，打進桂林的，他們不是捕捉敵人退潰空隙而走進桂林的。

這一個名埠克復後，許多軍事長官皆說「三六三團放胆的行竊，先頭襲佔長蛇嶺，給敵人致命之打擊

控制了牠的咽喉，使其呼吸上發上了極大的障礙，牠們在桂林壽終正寢的時間，無法苟延了」又說，「攻佔桂林之功，半月離總長陸嶺的護國，要算第一啊！」

長者對我們的過譽和嘉許，我們只有感奮，同時我們知道，全軍的戰勝，絕非某一單位可當獨成，一定是上下左右許多優良因素聚合的成功，我們要談功績，絕不能忘記上級卓越的作戰指導，更不能忘記民衆替我們傷運及送糧的偉大幫助，和盟邦精神援助的友情。

幾位新聞界的朋友，他們很勇敢的跟着進攻桂林的軍隊，冒彈雨而先後至，爲着使閱懷國事的人們，知道這一個名城歸復的梗概，敵弱我強的確證，和鼓舞士氣起見，他們除由各方收集許多可歌可泣的實貴材料外，面囑我將本團長陸嶺戰詳報，送供他們參考！我以爲戰詳報不免有專冗屬長之嫌，決將我所寫日誌，加以整理，用來酬答這珍貴的友情。

二 磨石嶺諸戰及祠堂坪附近平原——糧倉——之略取。

劉耳趁國槍砲聲，大家在白石崗藍田堡邁進的道路上，仰望了嶺界，知道友軍在猛攻敵人，官兵與奮，一些喜聞玩笑士兵，他們走走談談，「武岡打仗後，我們不聞火藥氣已經一月，戰國多痛快，訓練愈麻煩，咱們這回又得有多多的時間的痛快吧？」

羊腸小道，越嶺爬山，我們在時晴時雨的道路上，實行強行軍，十四日的午正，國部於三營後到達藍田堡，得謝營長如下報告：「敵人一部佔據磨石嶺，與藍田自衛隊戰國中，本營刻已進出木馬村，請示今後之行動？」余得報後，查知磨石嶺爲南出桂林際之要點，師主力進出預整之地，尤其吃餛飩的嚴重，急需略取平原的糧倉，願命謝營先遣一部兵力自衛隊戰鬥，並準備明晨攻取六二六高地——磨石嶺最高峯——使師進出便宜，糧國解決，國可即續進至木馬村宿營。

七月十五日 晴 於磨石嶺

電話不絕於耳，夜眠難靜的生活又開始，闌夜通話，知師部已到藍田堡，當將敵情報告，師長與余章相同，即轉謝營充分作攻擊諸準備。拂曉前各部照例先行進餐，余率必要人員到第三營去，並與靈川縣長秦廷柱君晤談，對敵情地形，更獲進一步的認識。

秦君住梭子田屯，距六二六高地約八里，我們談話間，斷續之槍聲可聞，六時卅分，辭秦君出，回首東南，遙見矗立高峯，知道這便是敵據的六二六高山了，邁步磨石嶺，過溪登山，約四十分鐘始到，依謝營長報告，實地偵察，得悉敵據高臨下，我軍仰攻不易，且山砲未到，強攻必犧牲大而成就小，被視東南隅，祠堂坪，東泉，大塘各村鎮，溝渠田壠，岩嶺重錯，俯瞰而觀，儼似課堂中一抄盤，歷歷在目，村鎮之情況不明，崖嶺洞隙，知有敵據，依一般形勢論，似應先將制高點攻佔後，再往平原進出，另一旨之：「攻堅破銳」乃不得已而為，我們現在是以擊敵人，應不受少數敵之牽制，放胆行動，余準上理由，先期斷然處置，以三營一部與敵保持接觸，一營取道秦嶺，大塘，向潭頭附近搜索前進，三營主力經祠堂壩，蓮塘村，向江頭洲以南地區搜索，兩部十一時卅分起，先後開始行動，十四時許，左翼隊進至大塘，右翼隊齊頭亦到新寨，眼見產糧之區已入我手。

師長在十五時冒炎威也到磨石嶺，美聯絡組賈克遜上校多人亦隨來，余將狀況及處置報告，甚獲師之許諾，師長率余諸人，遂行親身偵察，展圖對現地，興然示曰：「貴國本晚續南進，突破粟家村，往潭下溪搜索前進，明日我們可此進出甘棠溪，長蛇嶺一帶，桂林市且夕可入我手了！」他這種戰勝功高的旺盛的企圖，是一個優良指揮官的表現，余為其幹部，應該澈頭澈尾的效法他，切切實實的去完成使命。

余率二營澈着到大塘，知一營已於東泉與敵戰鬥，三營越過江頭洲以南與敵遭遇，並察知敵由東泉橋，至九川山一帶，據岩洞村莊為點，縱橫交錯，固守頑抗，對使之縱深突破，攻慮殊多了。

大塘距東臬約八百米，敵乘我甫入營舍，潛來三百餘名，猛襲團部，直屬各隊及二營一部，與敵在曲折迴環的村道內，展開巷戰，戰鬥約二時，敵終被我擊退，斃敵二十餘，我亦傷亡官兵九員名及乘馬一匹。

三 東臬橋涂家莊之攻擊與上下涂家封鎖綫之突破

七月十六日 晴 於大塘

師部昨夜駐秦嶺，陶團集結蓮塘村，即夜派隊分向六二六高地及九川山敵作攻擊準備，天未破曉，戰聲即作，陶團爲師右翼隊，向六二六高地，九川山攻擊，本團爲左翼隊，向粟家村，涂家莊，東臬橋攻擊，戰鬥猛烈，與朝霞俱上，經已至午，槍砲共日蒸熱，如火如荼，敵據村落及岩洞頑抗，且有砲兵助戰，我官兵奮不顧身，傷亡屢屢，僅能前進一二村落，其岩洞內敵，他們只有望而興嘆！此時，大家都懷念砲兵，和火箭筒未能適時獲用爲憾！屢攻不得要領，夕陽已將西去，入暮後戰場的一切，也沉寂起來了。一營伴來敵殺養小孩一名，對涂家莊敵之兵力武器與洞隙情形供之甚詳，此兒能說若干日本話，他質幼稚，竟不知身在何地，聲聲要回大隊長處去，爲他看馬看砲，可憐也可笑！

七月十七日 晴 於青伏樓

昨日攻勢未奏效，師於晚間召開會議，決由本團派一部，經蘇村，青伏樓，進出白竹坪附近繞襲敵後，爾處於本日再興攻勢，會罷歸來，月兒已不待我，摸梭於田壟間，回部已更闌人靜，惟哨兵嚴密詢問之聲，不絕於耳，余甫入睡，電話叫醒於夢寐中，副師長告余曰：「師長最後決定要貴團全部向敵後進出，預定以甘棠溪及長蛇嶺爲襲佔目標，本日拂曉後，十三團派兵來接現任務，」由左翼山地出敵意表略取其後方要點，我在日前曾有概略研究，分令各部準備，用待交接後的行動。

由戰陣上離敵集結，還得留少數候交任務，各部來大塘領米，圍轉延時甚久，我國軍隊的行動，實難明用紅藍鉛筆的科學方式，時間上求得如願的數字，暑天行軍作戰，還要荷糧三五日，這一種繁重的負重，只有咱們中國兵吧！八時卅分始大部出動，蘇村以後道路，盡皆上下山，路幅窄狹，且多曲折迴環，人云「蜀道難！」容有遜於此地啊！

十三時許到青伏樓，這兒爲靈川某鄉公所，一位英年熱情的鄉長供給我們很多地形敵情資料。找嚮導，辦伙食，不遺餘力，把冷寂山鄉，驟來空前熱鬧，我們待後續各部到達，晚餐時已將薄暮。

團分兩縱隊前進，一部由上下涂家突出，主力指同黨里山，兩隊分進合擊，皆以長蛇嶺爲進取目標，策定後即電呈師部開始行動，官兵在夜色蒼茫中，越溪抓山下嶺，寸步難行，進也遲遲，深夜經東西黨村，近接黨里北麓，槍聲大作，查知前衛被敵阻擊，兩山夾谷中，進退敏費籌思了！余度當時狀況，並計時間，被進已害多利少，立決以一部與敵保持接觸，主力回至白竹坪山地，另謀突擊之路。

七月十八日 晴 於長蛇嶺東北高地

拂曉回至白竹坪南高地，官兵已不堪疲憊了，略備餐後，大家就地熟睡，行軍時的炊事兵，真是鑽漢，人息他作，衆人走時，他無法例外，官兵熟睡，專待醒來飽餐，十一時許，余登獅子山附近，用望遠鏡向各地偵察，舉鏡西南望，桂林市壓壓在目，轟然一聲，李家村機場黃烟衝霄，知敵正進行破壞工作，心憤似燕，幾欲一飛而入桂市！

類還偵察及詳詰立民，知由黨里山突進，遠在上下涂家爲難，懷想一營當已進據長蛇嶺或潭下溪了，復依此決取突進之道，命各部既餐畢，且開二營撤除掩護該地之敵，予以急襲式戰鬥，十七時整隊下山，我向上下涂家及其南面岩洞攻擊甚烈，因主力即在戰鬥空際中強行通過，官兵幸故急走，因秘密企圖與不作無益戰鬥計，我們得了個不甘願兵的嚮導，他引導經過邊嶺，旋涉溶水往復三次，午夜十一時許，一

續昏月中，長蛇嶺矗立眼前，甯感興奮，槍聲大作，我第三營已向其東北高地開始攻擊，該地寇兵甚少，約半時已被我殲滅，全部一舉登山，黑夜難識路，只附驥攀葛，足手砥地直上了！沿嶺西南行，我於蛇山佈蛇陣，據登五〇〇高峯，集結修整，警戒以待破曉。

四 長蛇嶺佔領暨老街屯潭下溪之攻擊

七月十九日 雨晴 於長蛇嶺五〇〇高地

鶉噪報天曉，喚醒了露宿的我們，頻目敵方，桂林咫尺在望，桂林公路上零落的行人，全是寇軍，鄉村落烟火漫起之地，聽說也是敵軍炊烟場所？將團已據長蛇嶺情形電報上級後，本先定後變的原則，從事諸種策定。頃聞大雨驟至，官兵但有叢林當雨具耳！這一個綿亘廿餘里的蛇形嶺，除盤古廟僅有的位神房外，絕無人家，飲水也要在平地取來，並無大樹一株，只有斷續的叢林，可供我們的遮蔽，爲着吃飯，飲水，且使此山不陷孤立計，決將東北麓村莊略據二個，命二三兩營派隊將東嶺兩村佔領，統制炊事，洽購食糧，使官兵無枵腹戰鬥之慮，這一個打算，三小時後，均很順利的成功了。

十四時接師電示，言與陶團沿我行進路來長蛇嶺，詢問路綫及驢派嚮導，當即詳復。

團以師主力且夕即到，應採積極行動，乃命第三營以主力準備進出於花園附近，向老街屯敵交通要點攻擊，另派一部襲擊潭下圩，此時我一營主力已連絡歸建，襲擊潭市部隊，即由該營派遣，他經偵察準備，薄暮前進入待機位置，向潭市部隊，我係以擾亂策應老街屯戰鬥爲目的，於即晚施行夜襲，三營乘機向敵運動，闌夜迫花園，拂曉開始攻擊，本晚團設後方指揮所於東嶺。

七月二十日 晴 於東嶺村

我以三連歸謝營指揮，本次攻擊，用三九兩連爲基幹，配重機槍迫砲各一部，他們於視物隱約可見時

倏即開始攻擊，官兵銳氣沸騰，邁進連莊，與槍聲俱去，敵遂字一九零七部隊，步砲約二百，初撲桃園，大順間村落田塢頑抗，經我幾度猛攻，於十三時許退至老街屯溝渠續戰，機一連少尉艾治甫陣亡，三連中尉何培光，率部勇猛追擊，敵濕溝爲障，向我猛行反擊，何排長左臂受重傷，仍沉着指揮，誘士兵與敵迫近，進入衝鋒階段，敵不斷以擲榴彈射擊，並用白刃待我，謝營長以衝鋒請示於余，我考慮再三，恐因無刺刀缺乏手榴彈，不忍使官兵徒作敵刀上俎，示以另策包圍之計，敵乃獲緩增援，相村至薄暮，只使敵交通要點，倍感威脅，未達攻佔目的，此爲余決策之咎，抑武器之缺憾使然啊？但能迫其將倉庫焚燬，堪慰傷亡官兵。

七月二十一日 晴 於盤古廟

數日來，敵窺我已將長蛇嶺全部佔領，且時對桂城附郊各處盤據之敵擊甚烈，形勢上使其交通感受最大威脅，而敵內心中，固已惶惶不定矣，爰將城區兵力，拍調增援，並以一部進據長蛇嶺東端高地，企圖苟延時日，以保主力安全撤退，判知敵將對我各佔領地反攻，且爲進出桂林城便利計，先發制人，除留一部佔領長蛇嶺各制高點外，主力分向盤古廟附近集結，並以二營主力推進至嶺脚村，續向定江街及盤古廟前各村落突擊，雖同時敵亦向我長蛇嶺東端三營各處攻擊，以官兵沉着應戰，激戰終夜，斃敵甚夥，寸土無恙。

五 長蛇嶺東北高地六〇九高地及盤古廟之爭奪

七月二十二日 晴 於長蛇嶺

敵因門志消沉，攻我各處，均節節失利，慘敗不支，其盤據潭下墟之呂武三六六五部隊，約五百餘附山砲各二門，向我陣地前猛進，我即遣一二營各一小部，阻止該敵於東頭高地與敵激戰，三連排長龍仙源

於是陣亡於此，龍排長係本團優秀幹部，成仁圖報志壯，損失亦堪痛心，另派長嶺東端高地之敵約二百餘，於黃昏後，即向我三營九連陣地猛攻，戰鬥終夜，幾經奪奪，我九連官兵抱與陣地共存亡之決心，奮勇殲敵，雙方傷亡慘重，旋敵又復增援，我九連仍奮勇固守，然終因衆寡懸殊，連長何紹臣於焉殉職，該陣地因之淪於敵手，此役該連壯烈犧牲，已達極點，是時敵復以一部向盤古廟我第五連一部守地猛撲，我守備上士排附李文柱，以其聰敏之頭腦，豐富之作戰經驗，發揮平時嚴格訓練之心得，盡忠職守，僅率兵九名，輕機槍一挺，與敵作澈夜之戰鬥，雖敵增至二百餘，終賴李排附臨危不亂勇敢善戰，斃敵八十餘，殘敵不支潰退，此陣地仍屹然無恙，最可嘉者，李排附負二傷退下後，旬餘兵六名，仍繼續固守陣地，致敵胆寒不敢再來，其英勇奮鬥精神，建樹了本團官兵守必固的信心。

七月二十三日 晴 於長蛇嶺

我爲兵力集結，便於指揮掌握計，盡移佔長蛇嶺各制高點，遂乘隙得佔東端高地及其附近村落，同時察知似有向我圍攻之模樣，我即分遣一二營各一部，於拂曉前向東頭村山嶺底村，各頑敵攻擊。戰鬥晝夜未已，雙方傷亡慘重，遂形成膠着狀，而敵一部復向我盤古廟守地攻擊，李班從容應戰，幾度與敵重創，奈我兵力薄弱，與敵相出甚遠，全班僅存最後一兵一槍，仍不忘職守。旋盤古廟陣地爲敵佔領，但我各制高點，堅守得力，於整個戰況，並無影響。

七月二十四日 晴 於長蛇嶺

雷家爲全國之生命線——飲水炊爨食米糶給仰給於此，六〇九高地，爲全陣地之唇齒，足以敵制附近諸地，此二處皆爲我必須確保之地，敵亦窺破及此，欲圖一逞，予我以致命傷，乃於拂曉，分向此二處攻擊，我二三營即各以一部往佔雷家及東頭村附近諸高地叢林處，並派二營一部實行包圍，敵經我夾擊，即狼狽潰退，東頭村端附近諸高地，均被我佔領，另攻擊六〇九高地敵，經我守軍猛烈射擊，亦被擊潰，紛

向新定村逃竄，但我第二連士兵，已有較重傷損。

七月二十五日 晴 於長蛇嶺

各處抽集之步砲聯合敵約五百餘，山砲四門平射砲一門，於十九時許向我西南之六〇九高地猛攻，第一營官兵，均沉着固守，終將敵殲滅百餘，陣地未動，東端高地之敵，連日來，增至三百餘，是日黃昏後，復向我八連守地猛犯，連長何雨志，奮勇指揮，幾度衝殺，敵終被擊潰，我仍固守原地，而何君即壯烈殉職，此大傷心哉！團體失一支柱，軍人少一典型，伊爲軍校十六朝生，品行學識，遠非僑輩所能及，而待人接物，更謙恭和藹，埋頭苦幹，實事求是，實一有爲青年，此次戰鬥開始後，每次必負艱鉅任務，從無雜色，言念及此，於我心有感焉。

七月二十六日 晴 於長蛇嶺

本日敵集各據點兵力千餘，砲數門，於黃昏時向我長蛇嶺之六〇九高地猛烈攻擊，我守備之二三連，官兵均抱與陣地共存亡之決心，與敵苦戰終夜，同時命其連另組突擊隊數組，沿該高地山麓向敵迂迴，終將來襲之敵殲滅二百餘，敵因傷亡慘重，不支後竄，另東突等地及盤古廟之敵，各約二百餘，與我第二營之一部及第八連，入暮即發生激戰，同時東頭村附近之敵約五十餘，亦向我第三營攻擊，經我痛擊後，狼狽逃竄，但觀此情景，敵處處進襲，實因其欲以攻爲守，欲避我之攻擊，每日其疲於應付，亦難掩飾其內心中之痛苦也，本日戰鬥本團計傷官長二員，陣亡三員，我素勇敢善戰之潘利斌，李輔卿二排長死焉。

七月二十七日 晴 於長蛇嶺

敵連日攻我六〇九高地未果，復於本日黃昏後，再度攻擊，以達其其圍攻之目的，與我第一營守兵發生激戰，當殲敵甚衆，因敵援兵頻出，不幸所附二包被敵佔領，余即命令該陣地連長楊增春死守六〇九高地，並下令遠長云：六〇九高地不守，貴官不得生還。結果不值固守六〇九等地，最後其附近亦完全奪回。

，是時，我第二營之一部及第八連，同時亦分向東端等地及盤古廟之敵攻擊，第三營於黃昏後，並向東頭村之敵攻擊，結果與敵在該村附近等地成對峙狀態，本日戰鬥，又傷官長二員陣亡三員，伊等曾爲盡忠職守，爲國捐軀，固爲無上光榮，但對整個團體，不能謂非莫大之損失，午夜之，能不令人神傷乎。

七月廿八日 晴 於長蛇嶺

由橋壩潭下城等地先後抽調步砲聯合之敵千餘，分向我東頭村三營據，猛撲，經我痛擊未退，又六〇九高地附近之敵，步砲聯合態度向我一營守地六〇九高地攻擊，激戰之夜半，雙方均有慘重傷亡，被敵佔領附近二處，本陣已安然無恙，一連排長冉朝陽於是役負傷，三連排長胡順江陣亡，余復綜合各方情況，已判知桂城決無雄軍據守，乃決命第二營主力經定江街向桂林挺進，一面對敵實行威力搜索，相機一舉而略取之，本日與師獲得聯絡，知主力將向桂林推進，余心甚慰，以桂城旦夕可得爲我國馬先登矣！

六 雷家決戰

七月二十九日 晴 于雷家

晨間已知師主力昨日上午進入桂城，團爲掩護其側背安全計，決箝制東頭村，嶺底村，盤古廟，及東端高地，與六〇九高地附近之敵，乃命第一營於黃昏時集中迫砲協力步兵向其所負二三包佔領之敵猛攻，激戰逾二時，當將敵擊斃甚衆，乃將該二包全部攻佔，此時得二營報告，知其於昨午進入桂城東北郊，三營復於十九時許，向東頭村之敵攻擊，當即佔高地二處，師配山砲營亦於本日十七時到達雷家附近，即命同東端高地對擊，以協助三營之戰鬥，經我各處猛攻敵甚狼狽，但各處均經我截擊，敵不得已，頑抗於各村落叢林中。

七月三十日 雨 於雷家

余已策定計劃，正謀對敵實行澈底掃蕩，忽於晨七時許，由義寧方向回竄之敵約五百餘，與澗下墟，嶺底村，東頭村各處之敵，共約二仟餘，附山砲二門，平射砲二門，迫砲四門，圍攻我雷家村莊，並奇襲我山砲陣地，斯時，我兵力已分佈各要點，第一營主力且已向甘棠渡附近追擊中，而雷家除圍指揮所之必須營外，其餘大部多爲無戰鬥力之後方人員，軍師部轄重，及美方連絡組，悉在於此，狀正危急，乃以我二營掩護砲兵歸來部隊，由西南端向敵猛攻，對我砲陣地之安全，方能確保，同時即招回第一營由長蛇嶺急下，截擊敵之側背，另抽三營小部，由雷家附近高地，採取猛烈之進襲，并以主力阻擊於東頭村附近高地，各處戰鬥，慘烈異常，幸我官兵抱視死如歸，及成成功仁之決心，沉着應戰，加以其敵況之糜爛，洽是該日暴雨狂風和大霧時劇偶寂從朝至暮，余爲鎮定軍心起見，勉效王安石圍棋事，與美軍官故談閒天，與團指導員袁實夫等應對聯語，以破緊張空氣，激烈戰鬥一晝夜，雙方傷亡慘重，尤以砲兵用八十公尺之短距離射擊，斃敵有如山倒，敵雖幾度對我猛撲，但終被猛擊退，旋因王力，由雷家東西端之稜向敵左右迂迴，敵漸不支，乃逃竄於嶺底村，及東頭村，續即將其截成數段，遂謀分頭圍殲之策。

在鹵獲敵之文件中，查知其爲屯團二三〇四廣字七三一〇等番號部隊，並斃敵官長大尉幸貞雄，鹽田隊長，菊谷壽三郎，中尉松尾利郎，中山隊長松浦新三，小野隊長井上新三等多員，觀此，可想當時之慘烈也，計我傷六連排長 樹臣一員，陣亡機三連中尉連附鍾麗章，第九連准尉代排長周紹武等二員。

七月三十一日 乍晴乍雨 於雷家

敵自昨日以來，經我痛擊，勢甚倉惶，本日晨，復以掩護其主力安全爲計，企圖作最後掙扎，乃向我雷家附近叢林，及三營據守之東頭村附近諸高地猛撲，激戰達二小時，經我各處圍攻，敵終不支，突圍後竄，我即遣一二兩營沿長蛇嶺，向橋頭村各處跟踪追擊，另第三營劫索東頭村附近殘敵，並實行澈底掃蕩，此時師亦派三六二團團副團長蕭萃屏營，趕來雷家附近，借殘敵均已遠遁，如師支援部隊早到一天，

該敵二千餘，不難全部就殲，可惜了一餐好飽飯，噬臍不及，只好付之一嘆。

七 結論

長蛇嶺半月戰鬥中，官兵悉在烈日暴雨一無人家飲水的荒山上，以瘡蚊槍聲為不寢兵，朝朝暮暮激戰，而犧牲最壯烈者，為盤古廟之上士李文柱所領導一班，戰鬥至最後六人，猶能斃敵八十餘，使敵不敢衝入陣地。爭奪最劇烈者，為六〇九高地，敵以強有力步砲聯合猛烈反撲，我第二第三兩包^包近，矢而復得者，三次以上，據守陣地之湯連，不顧炮火猛烈，誓死固守近十晝夜，殲敵數百，始終確保陣地，轉移全勝局勢。最後決戰為雷家村，由桂林義寧兩地撤退之敵及會據潭下墟敵二千餘，以全力向我雷村圍指揮所猛犯，激戰一晝夜，短兵相接，白刃相見，終以我守兵英勇抵禦，殲敵逾千，使敵潰不成軍，殘餘之敵，紛竄遠颺。其他冒險犯難，於本役戰果有利者，尤為不勝枚舉。總之，以單獨一團，突入敵腹作戰，困難比較更多，終能排除萬難，達成任務，實應歸功於上級卓越指揮，猶憶團在戰鬥極慘烈，狀況極危時，軍長來電勉勵，有「上級嘉許備至……弟等當名列首功」之句，使全體官兵倍增感奮，美方空運投擲，尤使官兵排除無糧彈缺乏信心，而已死各官兵，更有以激勵奮發使然，言念及此，不禁潸然淚下。

此次光復桂林，具有最後勝利之戰略價值，為一般兵學家所稱道，攻下桂林，以本團早日突入長蛇嶺控制敵人咽喉為最有力，為屠峯長官所嘉許，前者自屬正論，後者未敢承當，不過本團官兵，均鑒於長蛇嶺具有攻略桂林之戰略價值，不敢顧及小我犧牲，稍事放鬆，許多幹部，均係二傷以上始能許下戰場，憑他們艱苦英勇得以爭取時間，早日攻下桂林，亦是事實，他何敢言。

此日記，係陣中信筆走書，尤以當時戰場情況特殊，心緒欠定，掛一漏萬，在所不免，語無倫次，更非意外，如過加整理修飾，又恐失去面目之真，尚希賜閱諸君，曲予鑒原，並致歉意。

關於九十四軍的

歷史。戰績。人物

章繩治

新抵上海的九十四軍，恐怕還不為淪陷八年的上海市民所稔知，我願盡一點介紹的責任，告訴給讀者關於九十四軍的種種。

九十四軍這個番號產生在武漢會戰的時候，郭懺（六戰區副長官）李及蘭（江防副總司令）都會任該軍軍長，現在的牟軍長是第三任了。牟軍長貴州郎岱人，畢業黃埔軍校一期，後入日本士官，在日本時他認識了一位他的同鄉車女士，他們同在日本讀書，後來由戀愛而訂婚結婚，伉儷甚篤，車女士，為人賢淑，對牟軍長半生功業，幫助甚多，他們軍部裏的官兵很少有不認識他們的軍長夫人的，牟夫人有時在後方，對前方回去的官兵，她必予優禮，藉示對他自己的外子的關懷，現在他們僅有一個愛如掌上珠的女兒，年僅十四歲，藝術天才很高，牟軍是對她寄與了很大的希望，他的家庭如此的諧好，所以他得安心爲了自已的事業去奮鬥。

北伐龍潭戰役的時候，牟軍長已在衛立煌師任政訓處長，在黃浦一期學生中，他算是升擢很快的，後來由政訓工作，又開始帶兵，何敬之先生對他是很器重的，他升軍長以前，曾任二二一師師長（即現在朱敬民師），這個師是在貴州成立的隊伍，廿六年出黔抗戰，參加京滬戰役後，至武漢會戰時，牟軍長已接任二二一師長，奮戰廣濟一帶。某次，師的指揮所被包圍了，團裏派人來報告，他依在床枕，不稍欠身，（平素他對部下並不如此）慢吞吞的告訴他如何處置，派來的軍官見他如此沉着，也吃了定心丸，回去經一夜惡戰，戰局轉危爲安了。

隨棗戰，張自忠殉國的時候，我們情報錯誤，在張殉國前，誤認敵攻勢已挫，潰回武漢，牟帥及其他數部均奉命輕裝趨花園（在武漢北之平漢路上）截擊敵人，牟軍長他雖然胆大，但不輕敵，各部不攜帶重兵器，獨有牟帥砲兵隨行，結果不被敵人反撲受重創的只有牟帥，儘並以他的砲火的威力，掩護了其他友軍出入豫鄂邊界上，所向敵胆爲寒。那時湯司令官在豫，即對他極爲賞識。

荆沙淪陷，牟軍担任江守，看守陪都門戶，使敵無力飛越三峽，襄西攻勢，鄂西會戰，牟軍都參加了，而且都有很好的戰功，這一支出自貴州的地方部隊，是一天天的強壯起來，日趨國軍化，後來在鄂西担任江防，他已經是陪都前衛的主力了。三任軍長中以牟軍長最久，他當然對軍的貢獻最多，去年湘桂轉進，敵窺貴陽，將以鉗形攻勢，沿黔桂湘黔兩路向我壓迫，牟軍即由巴東星馳援湘西，湯司令官過貴陽趨獨山，敵人見我兩方有備，攻勢停止，中印路通，我們整軍開始，九十四軍是政府予以新裝備的，他們駐鎮遠一帶整訓，軍紀十分良好，頗受民衆歡迎，裝備未完，湘西會戰開始了，四方面軍奮戰邵陽淑浦新化一帶，敵人欲出武岡，繞攻芷江，破壞我空軍基地，牟軍奉命馳援，敵人猝不及防，武岡武陽高沙市一戰，擊潰敵軍兩聯隊，戰局因以好轉。我們守住了湘西，大反攻前夕，這是一個轉捩點，以後我們就反攻爲守了。湯司令官所部廿九軍，克宜山下柳州，然後圍攻桂林，桂林是西南軍事重鎮，他的防禦力量在北面山地，牟軍於湘西會戰後不到三月，又沿桂穗路自湖南靖縣出發攻擊桂林，義寧一帶山地，崗嶺叢叢，居民鮮少，山上多爲侗僮等族，歷來用兵桂林，自秦漢經營蠻南，以元清南下，沒有走過這條山路，敵人利用優越高地建築堅固工事，不守城區，堅據外圍，牟軍自七月十三日開始攻擊，至廿七晚突入桂林，這其中不知經過了多少艱苦與犧牲，才將任務達成。友人楊魁兄隨該軍任翻譯官目觀實況，會撰「桂北烽火線上」，以紀其盛，一二日他也將來上海了，我預告讀者，將他那篇東西索來刊出，請你們有點烽火傳真。湘西守住是牟軍在反攻中的「守必固」，桂林克復是「攻必克」，於是牟軍的聲譽益隆，這次才有機會擔當

來滬受降的任務。他們全軍有三個師，一二一師外，還有四十三師，師長李士林，這個師來自八十七軍，也在湘任湖防，在鄂任江防多年。還有第五師就是江西熊天翼帶過的第五師，這兩個師也是都有根基的，所以全軍戰鬥力極強，卒軍還有一個特點，全軍官兵極為和諧團結，人事調諧，孕育成堅強戰力。

百戰功高的牟軍長

楊魁

歡迎國軍，滬上百萬市民這幾天說不出怎樣熱烈和歡喜來歡迎國軍。

歡喜得有人流下淚了，這淚是滬上市民的辛酸和痛快合盤托出來獻給苦戰八年的英勇將士，記者一下纔見到這種情況也感動得下淚了。

大家都知道這批抵滬的將士是九十四軍，這支軍抗戰以來轉戰南北樹立了不朽的戰績，這些戰績是在牟廷芳軍長領導下建立的。

牟軍長一向不願意人們把他當作新聞材料，可是這位百戰將軍親率國軍健兒飛臨滬上，記者覺得有特彥介紹的必要。

牟軍長是貴州邵倫人，黃浦軍校第一期畢業。早年追隨 委座北伐，歷任連營長，副團長，政治部主任。北伐告成，委座選派他到日本步兵學校留學，歸國後任團長，副旅長，參謀長。

抗戰軍興，參與瀝戰，那時他就是現在第一批抵滬的一二一師副師長，隨後累積戰功擢升為師長，軍長。

從將軍在軍校畢業起不知參加了多少戰役，說是百戰將軍一點也不過份，揀幾個著名的戰役來說吧：武漢會戰中廣濟戰役，那時他剛接手一二一師，抗戰初起敵人的狂餓真是不可一世，而且又有飛機助戰，在萬分艱苦的情況中和敵人奮戰了二十餘天，以一師人的兵力，那時和狼奔豕突的敵人支持那麼久，真是難能可貴了。

之後，將軍便着手整頓一二一師，銳意進取，他的熱誠和治軍嚴明把一二一師練成國軍中一支勁旅，

一二一師後來的一切成就都是牟將軍那時候奠定的。

卅二年鄂西會戰時將軍已經擢升爲九十四軍軍長了，鄂西會戰在中國抗戰史上是最著名的一次戰役。敵人集中了三個半師團，想一鼓而殲滅我野戰軍，奪取恩施，然後扣陪都的門戶，戰事最初敵人頗爲囂張，漁洋關陷入敵手的時候，恩施的情況十分緊急，當時總司令部叫他向五峯「轉進」；可是我們的牟將軍看清了我方陣勢的弱點，獨斷地把隊伍向資邱移動，堵死了第十集團軍和江防部隊間的空隙，敵人攻勢被扼制了，隨後由資邱反攻，走長陽，直取宜都，截斷了敵人的後路，敵人的陣勢因此紊亂，我方擄獲無算，造成鄂西會戰全面勝利。委座深爲嘉許賜三等寶鼎勳章，全軍加獎，這是將軍過人的一着。

卅三年也就是去年黔東告急，九十四軍奉命出入湘西南地區以阻止敵人進一步攻勢，大軍由稀歸出發，三十幾天長途行軍，兼程趕進，待到達目的地後，戰局已成爲短時間的對峙狀態，於是集結湘西和黔東地區整訓，接受美式裝備。

訓練剛才開始，敵人又向湘西蠢動，那一次敵人的野心可真不小，兵力有三四萬人，我方發現有五個師團番號，他們妄想繼黔南戰役後再來一次猛攻貴州並奪取芷江美第十四航空隊的大飛機場，敵人分三路進犯，左翼是一支強有力的隊伍由新寧武岡北上直撲芷江，大有駁駁而下之勢，這是本年五月初的事。敵人攻勢非常凶猛，九十四軍在卓越的指揮下對敵人的左翼迎頭痛擊，武陽，武岡，高沙市連戰皆捷，殲滅敵方約一旅團之衆，遂使中路的敵人無法立足，我正面隊伍也立即發動總反攻，湘西的敵人潰不成軍。

最近一次戰役就是勝利前夕光復桂林之戰。九十四軍由湘西打進桂北，在桂北叢雜的山地中擊潰了桂林的敵人，這個戰役在指揮上是最大的成就，敵人也知道將軍的厲害，在攻克丁嶺界後，發現敵方文件有「牟廷芳主攻桂林不可輕敵」等語，將軍最初的戰略是兩翼包抄，然後迅雷不及掩耳的攻爲集中主力實行中央突破，這一遭實出敵意外，招架不及；加以全軍將士鈞神勇遂使出獅半月中下名城，敵軍被殲滅四千

餘人，這個戰役裏像二二一師一團繞道敵後攻佔長蛇嶺，橫掃岩山圩等都在將軍運籌裏的勝算之中。

牟軍長在指揮上是從容不迫，舉重若輕，思考特別縝密，他的戰略歷來正像周亞夫用兵「從天而降」，用現代術語就是「越點進擊」，鄂西會戰中取資邱，湘西會戰中打高沙市，桂林光復戰中進攻長蛇嶺都是這種打法，將軍是日本步校留學生，所以日本人慣用的那些技倆他懂得很清楚，預先就決定了對策，湘西和桂北之戰，記者隨軍服務，一切均是限見的。

湯總司令說：「本年戰功在陸軍總部何總長統率下的隊伍以九十四軍爲第一」。

將軍專母最孝，爲人寬洪大量，不爭功，不計怨，深得部下愛戴，而對於所部將校知人最深，故能指揮自如。

這位百戰功高的牟軍長，是值得國人景仰的。

編後話

在天日重光萬眾歡欣鼓舞的時候，我們百忙中把這本書獻給滬上讀者，自己也感到說不出的愉快。

正如徐鑄成先生在本書序言裏所說的，八年的血戰在淪陷區老百姓的腦子裏還是一片空白。我們願意在這一片空白上作一點填補的工夫，讓淪陷區的同胞嗅點烽火氣息，同時想想我們血肉培成勝利之果是這麼艱辛，那麼該怎樣競競業業地去努力建國工作，不使八年來成千成萬烈士們頭顱和熱血換得的代價僅僅出一線光明而歸於幻滅。

桂林血戰和桂林的克復是抗戰史上最光榮的一頁，這一頁雖然還是反攻的序曲，但可以證明中國新軍在長成，我們有力童有信心在中國大陸上配合盟國總反攻，使日本軍閥屈膝，桂林血戰把勝利之門打開了，而原子炸彈和蘇聯參戰實際上是對勝利的加速「催生」。

編者在這裏蒐集了幾篇東西是幾位戰地記者帶到上海來的存稿，多數在內地各大報上發表過的，可是因為印刷倉促有很多的好文章我們沒法找到，另外還有一些有關桂柳戰役的照片也因為在昆明沖洗不能如期寄來，實在是遺憾。編者希望本書再版時能把一些新材料和照片補入。

饒啓堯團長的「長蛇嶺半月戰鬥記」是一篇難得的純真而記實的文章。「關於九十四軍的歷史、戰績和人物」，「百戰功高卒軍長」兩篇是在滬上報紙發表過的，因為有關這次戰役中的

編者深深感激大公報總編輯徐鑄成先生給本書作序，讓我們記取勝利艱辛的歷程

葉逸芳先生對本書印刷校對化了很多工夫，使本書能在雙十節和上海讀者見面者更值得

董野十、八、上海



1857.83
261

國際書店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十日上海第一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北平第二版

桂林血戰實錄 全一冊

定價 每冊一百五十元

編著者 楊 重 野

發行者 國 際 書 店

北平西單北堂子胡同
電話西二局二四九三

印刷者 國 際 書 店 印 刷 廠



1857
268

